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九

宋史四百七十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即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曠脫等奉

勅修

佞幸

弭德超

俠莫陳利用

趙贊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覲龍大淵附

張說

王林

姜特立譙熙載附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亦有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

機爲患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隳城以求狐灌社
以索鼠亦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
也太宗有弭德超趙贊孝宗有曾覲龍大淵二君固
不可謂非剛明之主也作佞幸傳

弭德超滄州清池人李符李琪薦之給事太宗晉邸
太宗卽位補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遷酒坊使杭州
兵馬都監又爲鎮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念邊戍勞苦
月賜士卒銀謂之月頭銀德超乘間以急變聞於太
宗曰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
聞士卒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餒死矣又

巧誣彬他事上頗疑之出彬爲天平軍節度以王顯
爲宣徽南院使德超爲宣徽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
德超譖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爲副使又柴禹錫
與德超官同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視事月餘稱病
請告居常怏怏一日詬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
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我上更
令我効汝輩所爲我實耻之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
我度上無守執爲汝輩所眩惑顯告之太宗怒命膳
部郎中知維滕中正就第鞠德超具伏下詔奪官職
與其家配隸瓊州禁錮未幾死

典籍列校
侯莫陳利用益州成都人幼得變幻之術太平興國
初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
於太宗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累遷崇儀
副使雍熙二年改右監門衛將軍領應州刺史三年
諸將北征以利用與王侁並為并州駐泊都監擢單
州刺史四年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
頗獲進用遂橫恣無復畏憚其居處服玩皆僭乘輿
人畏之不敢言會趙普再入中書廉知殺人及諸不
法普奏之太宗遣近臣案得姦狀欲貸其死普固請
曰陛下不若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遂下

詔除名配商州禁錮初籍其家俄詔還之趙普恐其
復用因殿中丞竇誣嘗監鄭州權酷知利用每獨南
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帶用紅黃羅袋澶州黃河清鄭
州用為詩題試舉人利用判試狀言甚不遜召誣至
中書詰實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副使宋沆籍利
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怒令
中使鸞殺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至新安馬
旋海而蹈出海換馬比追及之已為前使誅矣

趙贇并州人性險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為軍小吏與
都校不協因誣營中謀叛劉繼元屠之無遺類稍署

贊右職太原平隸三司為走吏又訐本司補殿直太宗頗任之遷供奉官閤門祗候提舉京西陝西數州錢帛發摘甚衆又自乞捕盜至永興得兵士盜錢二百欲磔諸市知府張齊賢奪而釋之太宗命御史臺按問停贊官數月復令專鈎校三司簿令贊自選吏十數人為耳目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白之太宗以為忠無他腸中外益畏其口會改三司官屬以贊為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時又有鄭昌嗣者宣州人亦起三司後吏稍遷侍禁奉使西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太宗嘉其直會市物吏因緣為姦

列肆屢謁開封訐之乃置雜買務使昌嗣監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親比相表裏累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聯事由是益橫恣所為皆不法太宗頗知之以問左右皆畏二人無敢言其惡至道元年上元節京城張燈太宗以上清宮成臨幸贊與昌嗣邀其黨數人携妓樂登宮中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宦者不能止以其事聞太宗大怒并城諸事下詔奪贊官許携家配隸房州禁錮即日驛遣之昌嗣黜唐州團練副使不署事既數日並賜死於路太宗謂侍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荊

棘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
焉參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克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
之前世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
亦頗朋附小人為自安計如贊昌嗣之類奔走賤吏
不足言也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初名甫後以同東漢宦官
賜名黼為人美風姿目睛如金有口辯才踈雋而寡
學術然多智善佞中崇寧進士第調相州司理參軍
編脩九域圖志何志同領局喜其人為父執中言之
薦擢校書郎遷符寶郎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寔失

帝意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抗黼覘知之數條奏京
所行政事并擊商英京復扣德其助已除左諫議大
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至是財兩歲黼因執中
進迺欲去執中使京顯國遂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
侍讀進翰林學士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
京怒徙為戶部尚書大農方乏將以邦用不給為之
罪既而諸班禁旅賚犒不如期詣左藏鼓譟黼聞之
即諸軍揭大榜期以某月某日衆讀榜皆散京計不
行還為學士進承旨遭父憂闋五月起復宣和殿學
士賜第昭德坊故門下侍郎許將宅在左黼父事梁

師成稱為恩府先生倚其聲焰逼許氏奪之白晝逐將家道路憤歎復為承旨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別賜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罷方田毀辟雍醫筭學併會要六典諸局汰省吏減遙郡使橫班官奉入之半茶鹽鈔法不復比較富戶科抑一切蠲除之四方翕然稱賢相既得位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白自奉僭儗禁省誘奪徽猷閣待制鄧之綱妾反以罪竄之綱嶺南加少

保太宰請置應奉局自旨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御史陳過庭乞盡罷以御前使喚為名冗官京西轉運使張汝霖請罷進西路花果帝既納黼復露童劾之兩人皆徙遠郡睦寇方臘起黼方文太平不以告蔓延彌月遂攻破六郡帝遣童貫督秦甲十萬始平之猶以功轉少傅又進少師貫之行也帝全付以東南一事謂之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啜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

董耘作手詔若罪已然且有罷應奉局之令吳民大
悅貫平賊歸黼言於帝曰臘之起由茶鹽法也而貫
入姦言歸過陛下帝怒貫謀起蔡京以間黼黼懼是
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真共圖燕大臣多不
以為可黼曰南北雖通好百年然自累朝以來彼之
慢我者多矣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弗取女真必
疆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雖向其言然以兵屬
貫命以保民觀釁為上策黼復折簡通誠於貫曰太
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時帝方以睦寇故悔其事及黼
一言遂復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以

關之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等得錢六千二百萬
緡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以
賜優進太傅封楚國公許服紫花袍騶從儀物幾與
親王等黼議上尊號帝曰此神宗皇帝所不敢受者
也却弗許始遼使至率迂其驛程燕犒不示以華侈
及黼務於欲速令女真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
其居輒陳尚方錦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由是女真
益生心身為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親為俳優鄙
賤之後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宮惡其所為鄆王楷
有寵黼為陰畫奪宗之策皇孫諶為節度使崇國公

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諭指使草代東宮辭謀官奏竟奪之蓋欲以是撼搖東宮帝待遇之厚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為書亭堂榜九有玉芝產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還宮黼眷頓熄尋命致仕欽宗受禪黼惶駭入賀閣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山方挾宿怨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輔固村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議者不以誅黼為過而以天討不正為失刑云

朱勔蘇州人父冲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庸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近輻湊家遂富因循蒔園圃結游客致往來稱譽始蔡京居錢塘過蘇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冲不可京以屬郡守郡守呼冲見京京語故冲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陰噐其能明年召還挾勔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竄置軍籍中皆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勔

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
後歲歲增加然歲率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七品至
政和中始極盛舳舻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
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
宮良嶽成竒卉異植充牣其中勔擢至防禦使東南
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安道王仲閔等濟其
惡竭縣官經常以為奉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
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立入其
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
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

異其指為不祥唯恐焚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
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斷山輦石程督峭慘
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
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拆水
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賜名神通昭功不截諸
道糧餉綱芻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公柁師倚勢
貪橫陵轍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濟卒四指揮盡給
輓士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者
帝亦病其擾乃禁用糧綱船戒伐冢藏毀室廬毋得
加黃封帕蒙人園囿花石凡十餘事聽勔與蔡攸等

六人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勅小戢既而采甚所居直稱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實賜予已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睿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郡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後通刺詣勅主趙霖建三十六浦牘與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勅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徽州盧宗原竭庫錢遺之引爲發運使公肆括克園池擬禁禦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子汝賢等召呼鄉州官僚願指目攝皆

奔走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勅爲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黜勅父子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勅復得志聲焰熏灼秦人機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屢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爲顯官駟僕亦至金紫天下爲之扼腕靖康之難欲爲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

快也

里凡由勅得官者其官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
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卽所至斬
之

王繼先開封人本姓照善依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寢
貴寵世襲王醫師至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尋
以覃恩改授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
先以穉流易前班則自此轉行無礙深恐將帥解體
帝曰朕頃冒海氣繼先診視有奇效可特書讀直柔
再駁命乃寢既而特授榮州防禦使太后有疾繼先
診視有勞特補其子悅道爲閣門祇候尋命繼先主

管翰林醫官局力辭是時繼先用事中外切齒乃陽
乞致仕以避人言詔遷秩二等許回授俄除右武大
夫華州觀察使詔餘人毋得援例吳貴妃進封推恩
遷奉寧軍承宣使特封其妻郭氏爲郡夫人繼先遭
遇寇絕人臣諸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其權勢與
秦檜埒檜使其夫人詣之叙拜兄弟表裏引援遷昭
慶軍承宣使又欲得節鉞使其徒張孝直等校本幕
以獻給事中楊椿沮之計不行繼先富埒王室子弟
通朝籍總戎寄姻戚黨與盤據要途數十年間無能
擢之者金兵將至劉錡請爲戰備繼先乃言新進主

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二人和好復固帝不憚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略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奪良家婦女為侍妾鎮江有娼妙於歌舞矯御前索之淵聖成喪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金使來日輦重寶之吳興為避走計陰養惡少私置兵甲受富民金薦為閣職州縣大獄以賂解免誣姊姦淫加之黥隸又於諸處佛寺建立生祠凡名山大刹所有大半入其家此特舉其大者其餘擢髮未足數也奏入詔繼先福建居住其子安道武泰軍承宣

使守道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悅道朝奉郎直秘閣孫錡承議郎直秘閣並勒停放還良家子為奴婢者凡百餘人籍其貲以千萬計鬻其田園及金銀並隸御前激賞庫其海舟付李寶天下稱快方繼先之怙寵奸法帝亦知之故晚年以公議廢之遂不復起孝宗即位詔任便居住母至行在淳熙八年卒

曾覲字純甫其先汴人也用父任補官紹興三十年以寄班祗候與龍大淵同為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大淵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而覲自武翼郎除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入對首言

二人潛邸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度又因進故事論京
房石顯事大淵遂除知閣門事而覲除權知閣門事
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何面目尚為諫官乞賜
貶黜中書舍人張震繳其命至再出知紹興府殿中
侍御史胡沂亦論二人市權既而給舍金安節周必
大再封還錄黃時張燾新拜叅政亦欲以大淵覲決
去就力言之帝不納燾辭去遂以內祠兼侍讀劉度
奪言職權工部侍郎而二人仍知閣門事必大格除
目不下尋與祠二人除命亦寢未幾卒以大淵為真
州觀察使知閣門事覲文州刺史權知閣門皆兼皇

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帝出知建寧府尋放罷
群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付御史周操章十五上不
報自是覲與大淵勢張甚廿大夫之寡恥者潛附嚴
之帝嘗令大淵撫慰而淮將士侍御史王十朋言大
淵術命撫師非出朝廷論選之公有輕國體時又有
內侍押班梁珂老二人表裏用事及珂以罪出右正
言龔茂良入對首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陛下罷行
政事進退一人才必掠吏自歸謂為己力或時有
少過昌言於外謂嘗爭之而不見聽等言章疏留中
未出間得窺見出以語人有司條陳利害示以副封

公然可否若夫交通賄賂干求差遣特其小者耳願
特出威勅並行罷去先是江浙大水詔侍從臺諫陳
闕政者作郎劉鳳上封事言陛下與覲大淵蓋觴詠
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
守裁僥倖當自言掖近侍始後良特為監察御史亦
言水至陰其占為女罷為嬖俊為小人蓋專指左右
近習也帝諭以二人皆潛邸舊人非近習比且俱有
文學敢諫諱杜門不出不預外事宜退而訪問茂良
再上疏言德宗不知盧杞之姦稱此其所以姦邪也
大淵覲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特陛下未之覺耳疏

入不報茂良待罪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出知建寧
府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邁
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告俊卿即
以語宰相葉顥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邁語質之帝
前帝怒即出二人於外於是遷大淵為江東總管覲為
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覲福建乾道
四年大淵死覲尚在福建帝憐欲召之樞密劉珙奏
曰此曹奴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
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帝納珙言
命遂寢既而覲垂滿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

處之臺臣上疏論之不報太學錄魏揆之亟上封事
論列且見俊卿切責之揆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覲至
龍山已久伺揆之去然後入國門會虞允文使蜀還
與俊卿同奏覲不可留帝曰然留則累朕卒除浙東
副總管未幾以墨詔進覲一官為觀察使中書舍人
繳還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帝不聽俊卿曰不爾亦
須有名會汪大猷為賀金正旦使俾覲副之比還遷
一秩而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閤門吏趣朝辭覲由是
怏怏而去六年夏俊卿罷政十月覲以京祠召七年
立皇太子覲以伴讀勞陞承宣使八年姚憲為賀金

國專號使覲副之歸除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司四年覲欲以文資官其
子孫帝遣中使至省中具使相奏補法龔茂良時以
叅政行丞相事遽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法繳進
覲大怒茂良退朝覲從騎不避茂良執而撻之待罪
乞出不許戶部員外郎謝廓然忽賜出身除侍御史
廓然首論茂良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章再上鐫罷
言之不已貶英州皆覲所使也覲前雖預事未敢肆
至是責逐大臣士始側目重足矣廓然既以擅權罪
茂良從班有韓彥古者覲之姻廓然之黨遂獻議助

之使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益甚六年二月帝幸佑聖觀召宰臣史浩及覲同賜酒是歲加覲少保醴泉觀使時周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敬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覲始與龍大淵相朋及大淵死則與王抃其昇相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之門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刺史知閣門事換文資爲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賜三品服俄爲浙西提刑尋以集英殿修撰奉內祠是二人者皆覲所進也著作郎胡晉臣因轉對極論近習怙權之害遂出知濮州南康

守朱熹應詔上書其言尤力有曰一二近習之人蠱惑陛下心志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疏入帝怒諭令分析丞相趙雄言之事遂止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首言曾覲王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才皆以中批行之帝曰瑣細差遣或勉循之至於近上之除此輩何敢預後卿入辭又曰向來士大夫奔覲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八九大非朝廷美事也帝感悟覲用事二十年權震中外至於譖逐大臣貶死嶺外自是寢覺其姦嘗謂左右曰曾覲誤我不少遂稍

疎覲覲憂恚疽發于背七年三月侍帝宴于翠寒堂退爲記以進十二月卒於是凡前論覲得罪者皆錄贈胡晉臣起至執政魏揆之贈直秘閣龔茂良悉還其職名恩數云

張說開封人父公裕省吏也爲和州防禦使建炎初有軍功說受父任爲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由是累遷知閣門事隆興初兼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爲都承旨加明州觀察使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時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珙恥與之同命力辭不拜命既下朝論譁然不平莫敢頌言于朝者惟左司員外

郎張栻在經筵力言之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祠尋除說安遠軍節度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知袁州說既奉祠語人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胡爲見攻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八年二月復自安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交章論之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答詔於是命權給事中姚憲書讀行下命翰林學士王曠草答詔未幾曠升學士承旨憲贈出身爲諫議大夫詔希呂合黨邀名持論反覆責遠小監當衡素與說厚所言亦婉止

先皇死傳卷一百一十七
罷言職遷左史而濟必大皆與在外宮觀日下出
門國子司業劉焯移書責宰相言說不當用即為言
者所論出為江西轉運判官於是說勢赫然無敢撓
之者九年春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二人皆予郡必
大卒不出淳熙元年帝庶知說欺罔數事命侍御史
范仲芑寃之遂罷為太尉提舉玉隆宮諫官湯邦彥
又劾其姦賊乃降為明州觀察使責居撫州三年許
自便七年卒于湖州帝猶念之詔復承宣使給事中
陳峴繳之乃止其子薦文州刺史疑明州觀察使說
敗薦亦貶彬州先是南丹州莫延莖表乞就宜州市

馬比橫山省三十程說在如堯以聞樞屬有論其不
便說不聽說既貶遂罷其議說又嘗建議欲即官卿
監通差武臣中書舍人留正以為不可遂止與右相
梁克家議使事不合克家罷去而說留其竊政權傾
大臣類如此

王抃初為國信所小吏金人求海泗唐鄧商秦地議
久不決金兵至遣抃往使許以地易歲貢為歲幣而
還乾道中積官至知閣門事帝親信之金使至議國
書禮不合抃以宰執虞允文命給其使曰兩朝通好
自有常禮使人何得妄生事已牒知對境翌日金使

乃進書帝以爲可任遣詣荆襄點閱軍馬淳熙中兼
樞密都承旨遣議以歿步二司軍多虛籍請各募三
千人已而歿司輒捕市人充軍號呼滿道軍士乘隙
掠取民財帝專以罪歿前指揮使王友直而命抃權
歿前司事時抃與曾覲甘昇相結恃恩專恣其門如
市著作卽胡晉臣嘗論近習怙權帝令執政趙雄詢
其人雄憚抃等乃令晉臣捨抃等指其位卑者數人
以對晉臣竟外補校書卽鄭鑑宗正丞袁樞因轉對
數為帝言之帝猶未之覺也吏部侍郎趙汝愚力疏
抃罪言陛下卽位之初宰相如葉顥等皆懼陛下左

右侵其權日夜與之爲敵陛下察數年已來大臣還
有與陛下左右角是非者否蓋其勢積至此也今將
帥之權盡歸王抃矣先是抃給金使取國書及使歸
金主誅之嗣歲金使至帝以德壽宮之命爲離席受
國書尋悔之淳熙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
如舊儀帝遽入內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翼日汝愚
侍殿上帝不懌數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
不復召淳熙十一年以福州觀察使卒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以父綬恩補承信郎淳熙中
累遷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海賊姜大獠寇泉南特立

以一舟先進擒之帥臣趙汝愚薦于朝召見獻所為詩百篇除閣門舍人命充太子宫左右春坊兼皇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太子卽位除知閣門事與譙熙載皆以春坊舊人用事恃恩無所忌憚時人謂曾龍再出留正爲右相執政尚闕人特立一日語正曰帝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就二尚書中擇一人執政孰可者明日正論其摺權納賄之狀遂奪職與外祠帝念之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詔賜錢二千緡爲行裝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不許正復言臣與特立勢難兩立帝答曰成命已頒

朕無及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國門外帝不復召而特立亦不至寧宗受禪特立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熙載亦爲平陽邸伴讀累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閣門事紹熙中卒較之特立頗廉勤熙載子令雍以恩補承信郎平陽郡王府幹辦尋充王府內知客小有才王嘗與論春秋褒貶齊宣王易牛秦穆公悔過事令雍卽爲王詩以獻王甚愛重之及卽位除知閣門事累遷至楊州承宣使謝事拜保成軍節度使初賜居第帝親書依光二字賜之至是復書得閑知止四字以名其堂寶璽歸覃恩進檢校

少保仍轉太尉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九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

宋史四百七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姦臣一

蔡確 吳處厚附

邢恕

呂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為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為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為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姦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為患亦鮮及

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闕上聽變易國是賊
虐忠直屏棄善良君子在野無扶禍亂有國家者正
邪之辨可不慎乎作姦臣傳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尚氣不
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
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
譽韓絳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為材薦於第開封
尹維辟管幹右廂公事維去而確至舊制當庭參確
不肯後尹劉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
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主

安石薦確徒為三班主簿用鄧綰薦為監察御史襄
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秦帥郭遼劾其罪韶使杜
純鞫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遷純
獲譴確善觀人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
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即疏其過以賈直加
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范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
熊本按行以為非是為子淵所訟確劾本附文彥博
然之代為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寺三司使沈括
謁宰相吳克論免役法確言括為近臣見朝廷法令
未便不公言之而私語執政意上安石既去新法可

檣耳括坐黜知宣州開封勅相州民訟事連判官陳
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克之子安持及甫
克婿也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可了遂移御史臺時
獄起皇城卒事多不讎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
之與府獄司王廷奏遣確詣臺參治確殿鍊為獄潤
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
庶有累且詐使文為使者慮問囚稱冤輒笞辱之帝
頗疑其濫連遣諫官及內侍審直皆怖畏言不寃由
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
法皆成其子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

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
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
截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
而得間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希請
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
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
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
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
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
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

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柄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叙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耻之哲宗立轉左僕射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巧姪

為列卿確風御史中丞黃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及復改制也為永裕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扈從還又不丐去御史劉摯玉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去在熙寧元豐時寃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即退斥元祐元年閏二月始罷為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奪職徙安州又

徙鄧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
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合志邪謀
謂珪實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確奉使陵下韓
縝自發其端事寢籍籍既失勢愈怨望恕又益為往
來造言識者以為憂未有以發也確在安陸嘗游車
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為皆涉議
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天后事以斥
東朝語尤切害於是左諫議大夫張燾右諫議大夫
范祖禹左諫議吳安詩右諫議王巖叟右正言劉安
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安世等

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
耳遂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
宰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坐廉前出語救確御史李常
盛陶翟恩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
礪坐封還詞命皆罷去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
京卒哲宗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中闌訴明日
詔復正議大夫二年贈太師謚曰忠懷遣中使護其
葬又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
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勲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京與
太宰鄭居中不相能居中以憂去京懼其復用而居

中王珪壻也時渭更名懋京使之重理前事以沮居
中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其文立石墓前擢懋同
知樞密院事次子莊爲從官弟碩贈待制諸女超進
封爵諸壻皆得官貴震當世高宗即位下詔暴羣姦
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懋英州凡所與濫恩
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吳處厚者邵武人登進士第仁
宗屢喪皇嗣處厚上言臣嘗讀史記考趙氏廢興本
末當屠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孤宋
有天下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宜訪其墓域建爲其祠
帝覽其疏矍然即以處厚爲將作丞訪得兩墓於絳

封侯立廟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
乞憐確無汲引意王珪用爲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
攻事下大理處厚知安禮與珪善論亶用官燭爲自
盜確密遣達意救亶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未果珪
請除處厚館職確又沮之珪爲永裕山陵使辟掌牋
奏確代使出知通利軍又徙知漢陽處厚不悅元祐
中確知安州郡有清江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
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今比郡作守猶爾邪會得
確車蓋亭詩引郝甌山事乃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
甌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

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州然士大夫由此畏惡之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歙州別駕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著薦於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諭意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官而即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江陵縣縣廢不復調浮湛陝洛間者七年復爲

校書吳充用爲館閣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蔡確代充相盡逐充所用人恕深居懼及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確乃進職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堅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爲確書奏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是相與如素交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婦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挑者畫道書言可察二疾遂與歸視之至則執其子曰蔡丞相今布腹心上瘵不可諱延安冲勿宜早有定論確嘗以賢主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急趨出悉計不行則文宣

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瑋表裏通謀約瑋入關張陽
鐵致瑋語使知開封府蔡京決劍士於外瑋遂少持
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瑋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慈
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物官遷右
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為公繪具奏乞尊崇太妃
為高氏異日討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為之者公
繪不得隱以怒對且上其書時怒方召試中書遂黜
知隨州改汝襄河陽怒久斥外嘗怒憤問道請確於
鄧絳成前惡給司馬光手書持以取信會確得
異怒亦責監永州酒紹聖初權賢文閣待制知青州

章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怒自助召為刑
部侍郎再遷吏部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怒既處
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引司馬光言北齊婁后
宣訓事誅高遵裕之子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王珪令
其兄士克來謀立雍王遵裕非之又教蔡懋上文及
甫私牘為瘦詞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軌且加司
馬光呂公著以凶惇名惇使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組
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罪既而無所得乃已怒內
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嘗於經筵讀寶訓至仁宗輔諭
臣以為人君當修舉政事則日月薄食星文變見為

不足慮。恕言仁宗之旨，雖合於荀卿書，然自古帝王孰肯自謂不修政事者如此！則天變遂廢矣。帝嘉納之，數登對，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薄，惇屢白其短，竟為惇所陷。出知汝州，未幾徙應天府。惇復摭其曩過，移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責為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當國，經營湟鄯，以開邊隙，欲使恕立方面之勲，起為鄜延經畧安撫使，旋改涇原，擢至龍圖閣學士。恕乞築蕭關，采其里人許彥圭車戰法為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轉運使李復言恕所

為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警奏至京師，日五六。京懼，始徙恕太原，連徙永興、潁昌、真定，尋奪職。久之復顯謨閣待制。卒年七十。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間，一時賢士爭與之交。恕善為表襮，蚤致聲名，而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為司馬光客，即陷光附章惇，即背惇。至與三蔡為腹心，則之矣。弗替上誘，母后下誣，忠良幾於禍。及宗廟建炎元年，與蔡確同追貶，而恕為常德軍節度副使。子居實，僚居實有異材，八歲為明妃引黃庭堅，晁補之、張耒、秦觀、陳師道皆見而愛之。從恕守隨，作南

征賦蘇軾讀之歎曰此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卒時年十九有遺文曰呻吟集僚及恕在時爲司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是時肅王使幹离不軍爲所質朝廷議亦留其使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都管趙倫燕人也性猾獍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僚曰金國有余覩金吾者尙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僚以聞大臣信之卽爲賜余覩詔書授倫納衣領中厚與倫金帛倫獻其書黏罕黏罕大怒以聞金主報令深入攻討遂復提兵南下僚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籍停官旣而京闕

失守云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父壽習吏事爲漳浦令縣處山林蔽翳間民病瘴霧蛇虎之害壽教民焚燎而耕害爲衰止通判宜州儂智高入寇轉運使檄壽與兵會或勸勿行不聽將二千人躡賊後以往得首虜爲多爲開封府司錄鞫中人史志聰役衛卒伐木事更多爲之地壽窮治之志聰以謫去終光祿卿惠卿起進士爲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

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懷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

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章閣侍讀，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雱同脩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去，新法必搖。作書徧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堅。議罷制科，馮京爭之，不得。弟升卿無學術，引爲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隱

匿者許告。而以贖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恐又惡馮京異已。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奏論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絳爲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承禧論其惡。鄧綰又言其兄弟強借秀州富民錢買田。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每戰則以蕃部爲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

始合之爲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老將也。爭之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以近世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啓師于東郊。遂趨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俄丁母憂。詔於本奉外特給五萬。惠卿更請添支萬五千。御史劾之。將下揚州。取奉曆帝曰。惠卿固貪。冒然嘗爲執政。治之傷體。姑責以義可也。但削其誤。奉惠卿猶自辨。御史又論其方居喪不應有言。詔勿問。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云。陝西

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爲形勢而
已帝曰如惠卿言是爲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
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
卽位勅彊吏勿侵擾外界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
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夏人遂寇鄜延惠卿見正人
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
其姦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詭變
端敢行非度王安石強狠傲誕於吏事宜無所知
卿指撻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欲株連蔓引
汚公卿賴先帝仁聖每事裁抑不然安常守道之士

無噍類矣安石於惠卿有卹異之恩父師之義方其
求進則膠固爲一及勢力相制化爲敵讐發其私書
不遺餘力大蟲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昔以布事丁
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備之事王恭則反
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雷操拒玄終畏而誅
之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殺畀四裔以禦
寇中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爲大志乃貶爲光祿卿分
司南京再責定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
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詞天下傳訟稱快高紹聖
中復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

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惠卿偷采脂諸若以備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惟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去遂陷金州惠卿求請開不許以築威戎威羌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因曾布有宿憾徙為杭州而用范純粹帥延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布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大名數歲又以上表引喻失當遷為銀青光祿大夫令致仕崇寧五年起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坐其子淵聞妖人張懷素言不告淵配沙門島惠卿責祁州

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為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始惠卿逢合安石驟致執政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敢引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起家至職方郎中致仕用惇貴累官銀青光祿大夫年八十九卒惇豪雋博學善文進士登名聽出姪衡下委勅而出再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

仙游潭

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乘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旣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召試館職王陶劾罷之。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爲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時經制南北江羣蠻。命爲湖南。北察訪使。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群蠻苦其酋剝刻。謀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羣蠻歸化。朝廷遂以事屬惇。惇募流人李資。張竑等。往招之。資竑淫于夷婦。爲酋所殺。

遂致攻討。由是兩江扇動。神宗疑其擾命。安石戒惇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以蠻方據渾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燁言。是役不可壘成。神宗以爲然。專委於燁。安石主惇爭之不已。旣而燁得蠻地。安石恨燁沮惇。乃薄其賞。進惇起居注。以是兵久不夾。召惇還。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三司火。神宗御樓觀之。惇部役兵奔救。過樓下。神宗問知爲惇。明日命爲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爲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朱服爲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爲服所

白惇父冒占民沈立田立遞訖惇惇繫之開封坐二
罪罷知蔡州又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豐
稷奏曰官府肇新而惇首用非稽古建官意稷坐左
遷諫官趙彥若又疏惇無行不報哲宗卽位知樞密
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
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其略曰如保
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後法則熙寧之初遽
改免役後遂有弊今復爲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行
之不宜遽改以貽後悔呂公著曰惇所論固有可取
然專意求勝不顧朝廷大體光議旣行惇憤恚爭辨

爲前其語甚憤宣仁后怒劉摯擊蘇轍王顛朱光庭王
巖叟孫升交摯擊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爲言者
彈治也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記惇爲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
所革一切復之司蔡士林希黃履來之邵張直英周
秩翟思上官均等皆地任言責協謀朋黨報復仇怨
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孽甚三詆宣仁后
謂元祐之初老衰擅國又請殺司馬光曰公言事
其指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詔旨疏載
者知禍之來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甲產乳

媿事文以文及甫評語善專蔡渭使告劉等蔡意有
逆謀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博慶序有案治獄履諸
人家之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流人苦
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蔡重
得罪者十餘人或至三四請從天下究之博用邢恕
為御史中丞怒以比齊妻太后官名宣訓官廢孫少
主立子常山王演託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
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
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稱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
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此士充去之曾欲誣

宣仁后以此實之博遂貶司馬光王珪贈導裕奉
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為賊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
后太后皆力爭之哲宗感懼焚其奏隨規知之密語
博與蔡卞明日博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
英宗廟乎博卞乃已博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
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以石道廢
居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事博等如此則博
又結劉友端相表裏請建劉賢妃於中官初神宗用
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追聞
未樂之敗神宗當宁慟哭猶致不豫故元祐學議推

本其意專務懷柔外國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峒
選之博以布威國棄地罪其帥臣遂用淺攻獲耕之
說肆開邊隙絕夏人歲賜進築汝漢等城陝西諸道
與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青崖死傷不可計知
天下怨已欲塞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
優立賞選告訐之風浸盛民有被酒狂譎者認實其
死博竟論殺之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哲宗崩皇太
后議所立博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兩王皆王
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博復曰以長
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主病不可立博尚欲言

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
策立端王是為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
靈輦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
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
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
不許古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
民究治以僦券甚明遂已至是惇問舍于是民曰
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
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稔惡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
子進利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仕

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高宗開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恭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爲辨誣論見者哂之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輩同登第調宣州司戶參軍懷仁令熙寧二年徙開封以韓維

王安石薦上書言爲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八曰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舉責吏課敘宗室脩武備制遠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䟽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爲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人窺伺間隙巧言醜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誠推赤

心以待遇君子而厲其氣奮威斷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曉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則何爲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布欲堅神宗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故驟見拔用遂脩起居注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神宗頗悟布遂爲安石條析而駁之持之愈固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市易培克之虐大槩以爲天下之財匱乏良由貨不流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并之家巧爲權抑故設市易於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低昂其價使高於兼并

之家而低於倍蓰之直官不失二分之息則商賈自然無滯矣今嘉問乃差官於四方買物貨禁客旅無得先交易以息多寡爲誅賞殿最故官吏牙駟惟恐哀之不盡而息之不夥則是官自爲兼并殊非市易本意也事下兩制議惠卿以爲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惠卿參大政置獄舉劾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直學士知秦州改歷陳蔡慶州元豐末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爲政諭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

可爲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真定河陽及青瀛二州紹聖初徙江寧過京留爲翰林學士遷承旨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初章惇爲相布草制極其稱美異惇引爲同省執政惇忌之止薦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贊惇紹述甚力請甄賞元祐臣庶論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鑄廢略無虛日布多陰擠之掖庭詔獄成付執政政罪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地氣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於是死者三人惇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

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詔勿毀墓什碑布以爲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蓋欲傾惇而未能會哲宗崩皇太后召宰執問誰可立惇有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徽宗立惇得罪罷遣中使召蔡京鑠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拜布右僕射其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忠彥雖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

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乃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召蔡京爲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陳佑甫爲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柰何使宰相私其親布壻陳迪佑甫子也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溫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不悅而罷御史遂攻之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京積憾未已加布以贓賄令開封呂嘉問逮捕其諸子鍛鍊訊鞫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

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嘗薦學官趙諗而諗叛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湟州責賀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戶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大中大提舉崇福宮大觀元年卒于潤州年七十二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文肅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上書論學制召對擢監察御史哲宗初政許察官言事諫議大夫孫覺請汰其不可者詔劉摯推擇罷惇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歷夔州湖北江東三路紹聖初詔爲國子司業三遷諫議大夫章惇蔡卞造同文謗獄

使蔡京與惇雜治。二人肆其伎心。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交通陳衍之徒。變先帝成法。懼陛下。一日親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爲傾挫之計。於是踈隔兩宮。斥隨龍內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廢顧命大臣。以翦陛下之羽翼。縱釋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爲馬。比詢究本末。得其情狀。大逆不道。死有餘責。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惇京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帝爲誅衍。錮摯燾子孫。遷御史中丞劉后之受冊也。百官仗衛陳于大庭。是日天氣清晏。惇巍立班中。

倡言曰。今日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姦。倭又鞠鄒浩事。檄廣東使者。鍾正甫攝治之。于新州。士大夫或千里會遠。踵蹇序辰。初議。閱訴。理書牘。被禍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爲二蔡二惇之謠。徽宗雅惡之。鄒浩還朝。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御史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請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旣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乃以寶文閣待制知潤州。尋放歸田里。蔡京爲相。復拜工部侍郎。兵部尚書。崇寧初。同知樞密院。

卒贈特進長子郊後坐指斥誅流其次子邦於涪而
追貶惇單州團練副使其祀遂絕人以為惇平生數
陷忠良之報云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一

宋史四百七十二

開府儀同司上柱國錄軍國事節度使右丞相兼樞密使領事都統兼

初脩

蔡京

蔡京 弟卞 子從備

趙良嗣

亦蔡師附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
塘尉舒州推官累遷起居郎使遼中書舍人時弟
卞已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為序卞乞班京下兄
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
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

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稅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大
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舊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
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河不可行之有已而臺
諫言京挾邪潔法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
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
揚州趙鼎來與算邊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成德紹聖
初入權戶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又不決京
謂惇曰取懲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
惇後遂定差雇兩法光惇不同十年間京再莅其事
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下拜右

丞以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文及甫獄起命
京窮治京捕內侍張士良令述陳行事狀即以大逆
不道論誅并劉摯梁燾劾之衍死二人亦貶死皆錮
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京覬執政曾
布知樞密院忌之密言下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
但進承旨徽宗即位罷為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
皇太后命帝留京畢史事踰數月諫官陳瓘論其交
通近侍瓘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頗快快遷延不之官
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
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

累月京與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太學博士范致虛素與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帝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道其平日趣向謂非相京不足以有為已而宮妾宦官合為一詞譽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學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寧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

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起於遜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初箝制天子用條例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共若厚三漢之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澥錢適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倣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

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嘗齎持數十萬緡旦化為流丐甚者三赴水及繼死提點准東刑獄章絳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絳諸弟御史沈疇等用治獄失意羈削者六人陳瓘子彙以上書黜置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徭叛殺叔浦令京重為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二百官以班行且不令質究本末荆南守馬城言有生徭有省地徭今未知叛者為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不能無枉濫將之奇知樞密院恐忤京意白言城不體國京罷城命舒亶代之以勦絕羣徭為期西收湟川鄯廓取

犂犂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監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已建澶鄭曹拱州為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為郡守禁卒于椒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累轉司空封嘉國公京既貴而貪益甚已受僕射奉復創取司空寄祿錢如粟豆柴薪與廉從糧賜如故時皆折支亦悉從真給但入熟狀奏行帝不知也時元佑群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

門又自書爲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來以日食求言
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
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
師及近甸五年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
使改封魏國時承平旣久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
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
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太華
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
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
小臺財數尺上封者甚衆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

矣倘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
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
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
所建置一切罷之京免爲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
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
土躡拜太尉受八寶拜太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
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錄改封楚國朝朔望太學生
陳朝老追疏京惡十四事曰瀆上帝罔君父結奧援
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箝臺諫熾親
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遠略乞投畀遠方以禦

魑魅其書出土人爭相傳寫以爲實錄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子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議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徙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事先是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數劾京未允至是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京之去也中外學官頗有以時政爲題策士者提舉淮西學士

蘇軾欲自售獻議請系五年間蒙問校其所詢以觀向背於是坐侍者三十餘人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爲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爲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已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於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撻球代書號曰書榜京復病之而不能止矣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師自稱公相總治二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爲王省

更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
 御史黃葆光論之立寬昭州按故吏魏伯芻領摺貨
 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
 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每為
 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十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
 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
 定命寶在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
 聖功二橋大典工以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怨不
 聊生而京僦然自以為獲契丹也又欲廣宮室求
 上龍燭乃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命各視力所致爭以修嘉高廣相夸尚而延福宮景
 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良嶽矣子攸德備攸子行皆
 至大學士視執以備尚義德帝姬帝七幸其第資予
 無算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賜養君太官賸妾封夫
 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憐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
 年以未勳為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不能
 不能事事悉決於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
 京人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咕噀三三三三三
 十八抱案後從白是恣為姦利竊弄威福遷引其婦
 兄請相為六部侍郎即媒孽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

武員司四方之命帛與府藏之所儲畫拘括以實之
為天子之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
已既不能堪凡彼亦發其事上怒欲竄之京力丐免
將勤傳侍養而安嘗韓紹黃州未幾褫條侍讀錢賜
出身數而京亦致仕方時中等白罷條以藏京京殊
無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
上何不容京數年常有相讒譏者貫曰不知也京不
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為作二表請去乃降制
從之欽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天
下罪京為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詡等始極疏其姦惡

乃以祕書監分司西京通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
兩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京天
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顯祖伺為固位計始終
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
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扼之
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廉恥燕
山之役京送彼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
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
即家為府管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僅謀得美官棄
紀綱法度為虛器愚夫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

史通刑
孫為起

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雖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
典刑為恨子八人僅生死攸備伏誅條流白州死

以尚帝姬免實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

文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璠為國子直講加集賢校

理崇政殿說書擢起居舍人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

職不久皆以王安石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

講進給事申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遠人頗聞

其名卞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駝車與客者曰君所乘

蓋異禮也使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

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具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

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為中

書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

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

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詔從之以

下無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

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卞即防家取以上因蔓

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修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

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

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

嘉靖丁巳年

史通卷之三十三

七

監生王錫福刊

史通刑
孫為起
白駝車
薔薇露
日錄
實錄
史策
龍圖閣
中書舍人
起居舍人
諫院
御史
宣州
江寧府

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卞尊私史以厭宗廟之罪伯雨言卞之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卞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

矣何用禮法官議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菲語言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鄒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為中太乙宮使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遑鄩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

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
貴賤鄣廓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
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祿大夫永年竟為帳下執去以
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讐任伯雨所言曲自辨
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
公王氏所行為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
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為陝西制
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
對卞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貫略無所長異
時必誤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於帝前詆卞求去

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卞素與之游
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為大士坐降
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為侍讀進
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
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高宗即位追責為
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
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
左右知為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記其人遂有寵
崇寧三年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除祕書郎以直祕

閣集賢殿修撰編修國朝會要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修六典提舉上清寶籙宮秘書省兩街道錄院禮制道史局官僚合百人多三館雋游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懵不知學士論不與初置宣和殿命為大學士賜毬文方團金帶改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先逐其黨劉昺劉煥等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問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

入遽起握父手為眡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媠誕浪語以盡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

君臣存
體至法

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
祠徧天下咎端自攸興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
童駭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且辭之日二美嬪侍
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豕州留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進
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王
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既而悔之但進太保徙封燕帝
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
承遂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
元年從上皇南不及還都始責為大中大夫繼而安

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
之後禍及宗社驕奢淫泆載籍所無當竄諸海島詔
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攸脩初以恩澤為親衛郎秘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
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時脩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其
客傅墨卿孫傅等復語之曰天下事必敗蔡氏必破
當亟為計脩心然之密與攸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
然皆蓄縮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
之以挽物情尋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宗立脩上
募兵陝西策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知京兆

府計垂就，攸忌其功成。會金破濬州，徽宗南幸。攸假
徽宗旨，請脩守鎮江，改資政殿大學士。或謂脩前計
已乖宜，勿行。脩幸得去，不復辭。流言至京師，謂將復
辟於鎮江。帝趣迎上皇還，而責脩。昭信軍節度副使
攸之誅也。御史陳述且行，帝取詔批其尾曰：「脩亦然。」
於是併誅密者。京族子也，性矯妄，善談鬼神事。當承
門蔭，固推與庶。是宗族，稱為賢。崇寧初，京黨以學行
脩飭聞，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注皆著道士服，召入謁。
累官拜給事中，兼侍讀。京去位，為言者所攻，以顯謨
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言者復論其不學無文，結豪民
規厚利，持道家吐納之說，以為論。思侍立集英，瑱曰：
「自若為不恭，遂奪職。」陳正彙上京變事，置獄京師。具
陳在杭州時，日聞密，盛言京有後福。獄上，詔削其籍。
京復相徽宗，戒毋得用宗，但復集英殿。脩撰旋還，待
制提點洞霄宮，宣和中卒。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為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
污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廬溝，植夜見
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
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即獻策曰：「女真恨
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

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徽宗召見問所來之因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遷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加右文殿脩撰宣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國見其主阿骨打議取燕雲使還進徽猷閣待制自是將命至六七頗能緩頰盡心

與金爭議進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宮官至光祿大夫良嗣言頃在北國與燕中豪士劉範李爽及族兄柔吉三人結義同心欲投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為約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徼富貴也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而即顧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得買田歸耕令有識者曰此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閑退天下美事也不然則臣為敢欺神明何所不至凡三上章詔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國家新與金國盟如此必失其歡後

不可悔。不聽。坐奪職。削五階。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陟論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禍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竄柳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梟其首。徙妻子於萬安軍。

張覺平州義豐人也。在遼國第進士。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鎮民殺其節度使蕭諦里覺。拊定亂者。州人推領州事。燕王淳死。覺知遼必亡。籍丁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后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入燕。訪覺情狀於遼。故臣康公弼言。彼何能為。當示以不疑。乃以為臨海軍節度使。任知平州。遼相左

企弓等將歸東粘罕。欲先遣兵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趣之也。我請使焉。而觀之。遂往見覺。覺曰。契丹入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道其語。粘罕信之。升平州為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企弓公弼與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時燕民盡徙流離。道路或詰覺。詎公弼企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能免我者。非公而誰。覺乃召僚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於松漠金人所以急逐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能仗大義。迎故主。以圖興復。責企弓等之罪。而殺之。殺燕人屬燕。

南朝宜無不納。僉人西來，內用營平之兵，外藉南朝之接，何所懼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乃殺企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繪天祚像於廳事，每事告而後行，呼父老，諭曰：女真讐也，豈可往？指其像曰：此莽汝主乎？豈可背當相約以死，必不得已，則歸中國。燕人尚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徙民歸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王安中曰：予州自古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覺文武全才，若為我用，必能殄翰王室，苟為不然，彼西迎天討，比通蕭幹，將為吾肘腋患矣。安中深然之，具奏于朝。

願以身任其責，令安弼當詣京師，徽宗以手札付詹度，曰：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違金人？所以不即討覺者，以兵在關中，而覺抗榆關故也。今既已東去，他日西來，則覺最爾，數城恐未易當為今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數誘致之，諷令內附。宣和五年六月，覺遣書至安撫司，云：金虜恃虎狼之強，驅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緬想大朝亦非不得已，遺民假道當管，寬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僉謂宜抗賊命，以存生靈，使復父母之邦。且為大朝守禦之備已盡，遣其人過界，謹令掌書記。

張鈞參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金人聞覺叛
遣闍母國王將三千騎來討覺帥兵迎拒之于營州
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于門有今冬復來之
語覺遂妄以大捷聞朝廷建平州為泰寧軍拜覺節
度使以安弼黨鈞敦固皆為微猷閣待制宣撫司犒
以銀絹數萬詔命至覺喜遠出迎金人謀知舉兵來
覺不得返同其弟挾所被詔勅奔燕母妻先寓營州
為金人所得弟聞之亟往降獻其詔勅金人圍平州
覺之從弟及姪固守金人以納叛為責且求餉糧凡
攻擊數月州民數千潰圍走莫肯降金人既平三州

始來索覺王安中諱之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去
金人曰此非覺也覺匿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
我自以兵取之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
覺請殊不遜既死函者送之燕之降將及常勝軍皆
泣下郭藥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金人
終用是啓覺事云

郭藥師勸海鐵州人也遣之將亡燕三渡募臺東饑
民為兵使之報怨於女真曰女真國藥師為之宗首
明年其兩塔叛藥師為叛者羅青郭統蕭高四二千
人為四塔營以藥師及張令微劉奔仁郭五臣為將塔

建號於燕以怒軍為常勝軍權藥師三諸衛上將軍
涿州留守馮死肅后立蕭幹專國人貳官初四年九
月藥師獲所部八千人奉馮易二州表歸詔以為恩州
觀察使王師北討劉延慶與幹軍于盧澤藥師曰幹
以全師抗我燕城必在是選勁騎襲之可得也延慶遣
藥師與諸將帥兵六千夜半渡河倍道而進質明藥
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納燕
人降而盡殺契丹雜虜藥師武人論蕭后使趣降后
密詔蕭幹還戰於三市藥師失馬幾為所擒遂以敗
還猶進安遠軍奉宣使十二月拜武泰軍節度使五

年正月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詔入朝徽宗禮遇
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
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廷下
泣言臣在虜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
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
絕燕人之望變色而言曰天祚臣故主也國破出走
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
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
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
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蕭

幹犯塞藥師破其衆於峰山生擒阿魯大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劔檢塗金印幹尋爲部下所殺策勲加檢校太傅初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與藥師同知藥師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肆橫藥師右之度不能制告于朝廷慮其交惡命度與河間蔡靖兩易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安中但諂事之朝廷亦曲徇其意所請無不從良械精甲多遣部曲貿易他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於是譽言日聞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衽朝論頗以爲慮亟拜太

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燕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金使賀天寧節歸送伴使見藥師兵遇之於道金使爲之斂馬引避鄉兵或持矛揭取其羊羴皆不敢爭奏言藥師威聲遠振攸益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

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輒不省七年十二月詹度言藥師瞻視不常趣向懷異蜂目烏喙怙寵恃功逆節已萌凶橫日甚今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興禍不遠願早爲之慮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破檀薊至玉田蔡靖遣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出禦其夕令徽遁歸靖與部使者詣藥師計事藥師欲降靖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剄藥師抱持之并諸使者悉鎖于家幹離不及郊藥師率軍官迎拜遂從以南叛報至帝猶秘其事議封爲燕王割地與之使世守而已無及幹離不至慶源聞天子內

禱欲回軍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趙趙京城詰索官省與邀取寶器服玩皆藥師導之也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一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二

宋史四百七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軍國軍事前軍器監修國史總管都御史張昺等奉

勅修

姦臣三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
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
因往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擢戶部侍郎
坐事謫亳州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靖康初金人
入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

位潛善趨白于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為副元帥二年
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上後人望擢李綱為右相
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
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
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
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
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官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
啓殺澈并東誅之識與不識皆為之垂涕帝悔焉明
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
張遇焚真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

彥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得
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發兵丞許景衡以扈衛軍約
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
說法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
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
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人無不怨
憤會司農卿黃裳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替善也
爭殺其罪揮刀而前經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
渡以別幸鎮江賊突已躡其後潛善伯彥臨疏言嚴

雞之噴不敵。吳文求退中丞張激劾之。乃罷潛善為
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憲又論潛
善伯。劾其於謨國而潛善之惡居多。王廷秀繼以為
言。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
梅州。潛善舉持國柄。嬖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憲宗澤
許景衡輩相繼貶死。憲諫一言。隨陷其禍。中外為之
切齒。高宗末年。有旨。潛善余深。薛昂皆復官。錄後諫
官凌哲言。深昂朋附。蔡京潛善專恣。誤國。今盡復三
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詔以潛善嘗任副元
帥。特復元官。錄一子。

汪伯彥字廷俊。徽之祁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為虞部
郎官。靖康改元。召見獻河北邊防十策。直龍圖閣。知相
州。是冬金人陷真定。詔徙真定帥司于相。俾伯彥領
之。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有甲馬數
百至城下。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
服囊韃部兵逆王于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
以京兆薦公。其受知自此始矣。未幾王奉蠟書開天
下。兵馬大元帥府以伯彥為副將。王引兵渡河。謀所
向。言人人殊。伯彥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王喜
曰。廷俊言是也。既濟。繇大名歷鄆。濟達于京。奏為集

英殿脩撰北兵薄京城欽宗詔金人見議通和康王將兵毋得輕動伯彥以爲然宗澤曰女真狂譎是欲欺我師爾如卽信之後悔何及乎宜亟進兵伯彥等難之及城破金人逼二帝北行張邦昌僭立王聞之涕泣明年春王承制除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高宗卽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踰年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內侍皆劾奏之罷伯彥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改提舉崇福宮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江東安撫大使言

者弗置乃詔以舊職奉祠尋知廣州四年帝追贈陳東毆陽澈舍人王居王論伯彥潛善不已復褫前職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徃徃淪謝惟汪伯彥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宜與牽復秦檜張浚曰臣等已議曰郊恩取旨更得天筆明其舊勞庶幾內外孚信始伯彥之未第也受館于王氏檜嘗從之學而浚亦伯彥所引故共贊焉九年知宣州過闕帝謂檜曰伯彥便令之官庶免紛紜又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七年漢之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曆五卷拜檢校少傅保信軍

節度使十年請祠從之明年五月卒贈少師謚忠定
初伯彥旣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使割地
以至相州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拘而北久之乃
還或云似之得歸伯彥實使人贖之似後更名召嗣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
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
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
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徂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
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
可令人門及引上殿不報除職方員外郎尋屬張邦

昌爲幹當公事檜言是行專爲割地與臣初議矛
盾失臣本心三上章辭許之時議割三鎮以弭兵命
檜借禮部侍郎與程瑀爲割地使奉肅王以往金師
退檜瑀至燕而還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吳玠共
薦檜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王雲李若水見金二
酋歸言金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京十一月集百
官議于延和殿范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檜等三十
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閏十一月汴京失守
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儔吳玠自金營來傳金帥
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

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於眾曰吾曹
 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
 氏時檜為臺長既伸言以為然即進狀曰檜荷國厚
 恩甚愧無報今金人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
 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明兩國
 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
 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
 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兩元帥既允其
 議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兩河
 地恭為臣子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不論哉

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
 未有雖典三王之命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之哉
 昔西漢絕於新室光武以興東漢絕於曹氏劉備帝
 蜀唐為宋溫蔓奪李克用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基
 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邦昌在上皇特附會權倖
 共為靈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塗炭固非一人所致
 亦邦昌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讐若付以土地使
 主人與四方憂樂必共起而壽之豈不足為大金屏
 翰必立邦昌則涼福之報何匪服京師之宗子可感
 天下之宗子不可敵檜不顧全敵之害言兩朝之利

言。願授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天言萬
世利也。金人尋取檜詣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為偽
楚。邦昌遣金書請遷孫傳。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
北遷。檜由寧傳叔夜。何栗言可為。朴在。至燕山。又從。帝而
上。皇聞。虜王即位。作書。賜。給。給。軍。與。為。和。議。得。檜。為。色
之。檜。以。厚。賂。監。遣。檜。至。會。金。三。吳。之。賈。以。檜。賜。其。第。楚
懶。為。在。用。檜。攻。山。陽。景。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三。氏。及
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營。航。海。歸。行。在。四。年。禮
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
人。監。已。者。李。舟。而。來。朝。主。多。謂。檜。與。泉。傳。朴。同。相。

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八。百里。踰河。越海。景。無。幾
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心。令。從。軍。捷。懶。金。入。縱。之。必
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出。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
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上。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
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上。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
首。奏。所。草。與。捷。懶。求。和。帝。曰。檜。朴。必。過。人。朕。得。之
言。而。不。寐。遂。聞。二。帝。好。以。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
欲。處。之。經。廷。帝。曰。且。具。一。事。問。尚。書。故。有。禮。部。之。命
從。行。三。安。道。隔。日。檜。以。事。上。丁。讓。及。參。議。官。並。改。京。稜
舟。入。孫。傳。亦。檜。亦。信。即。檜。死。建。隆。聖。德。信。也。且。守。旦

本而專與金人詳其議... 政事七月... 既去相位... 問何以不言... 中書門下平章... 猶同秉政... 能中興今二相... 宣帝曰願浩專治軍旅...

可也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為提舉參知政事... 文同領之未幾檜面劾汝文擅沾堂吏汝文求去諫... 官方孟卿一再論之汝文竟罷監察御史劉一止檜... 黨也言宣王內修修其所謂外攘之政而已今簿書... 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繕俱非所當急者屯田郎曾... 統亦謂檜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為檜皆不聽既... 而有議廢局以搖檜者一止及檢討官林待聘皆上... 疏言不可廢七月一止出臺除起居郎蓋自叛其說... 識者笑之願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教以引朱勝非... 為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

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
章留之不報願浩尋以黃龜年爲殿中侍御史劉棻
爲右司諫蓋將逐檜於是江躋吳表臣程瑀張燾胡
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並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
檜黨也檜初欲傾願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輩
布列清要願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爲黨可
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
材於游酢酢以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言
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
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歿矣黃龜年始劾檜專

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至比檜爲莽
卓八月檜罷乃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前
一日上召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
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
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爲相數月可
聳動天下今無聞密禮卽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
人始知檜之姦龜年等論檜不已詔落職榜朝堂示
不復用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洎金使李永壽王翊偕
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昭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
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旣死撻懶主議卒

成其和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仍舊宮祠六月除觀文
殿學士知温州六年七月改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
使兼侍讀充行官留守孟庾同留守並權赴尚書樞
密院參決庶事時已降詔將行幸檜乞扈從不許帝
駐蹕平江召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十二月檜
以醴泉觀兼侍讀赴講筵七年正月何薜使金還得
徽宗及寧德后訃帝號慟發喪即日授檜樞密使恩
數視宰臣四月命王倫使金國迎奉梓宮九月浚求
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
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臺諫交

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
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調永州始浚鼎相得甚浚
先達力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
志吾人無所措手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
其闇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
而張相遲留蓋怒鼎使擠浚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
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為所傾鼎與浚晚遇於閩
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十一月奉使朱弁以書報
粘罕死帝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
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為然後

可以得志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五
月金遣烏陵思謀等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思謀即宣
和始通好海上者議以吏部侍郎魏劄館伴劄辭曰
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劄所以
不主和劄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
劄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乃改命六月思謀
等入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官果有還期雖待
二三年尚度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相
見此所以不憚屈已與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已議

如此人主之孝也見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
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
十月宰相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
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願與臣議勿
許群臣言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
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
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
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
如初知上意權不獲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
預鼎力求去位以少傳出知

未范宗尹。有請。命宗室令。唐。後。伯。琮。伯。玠。入。官。皆。妻。祖。七。世。孫。伯。琮。改。名。琬。伯。玠。改。名。琬。先。建。節。封。建。國。公。帝。諭。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爲。口。實。及。鼎。稱。再。拜。帝。出。御。札。除。琬。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見。之。入。呼。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以。問。檜。不。答。檜。更。問。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藉。口。今。當。避。嫌。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二。語。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

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參告亦以此爲言故鼎與大中俱罷明年琬卒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故鼎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以議論不合相繼而去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諭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檜深憾之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趙鼎又陳十三事論和議之非忤檜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始終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

趙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庶言故出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為解救卒械，送銓貶昭州。陳剛中以啓賀銓，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之贛州安遠縣，贛有十二邑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剛中果死，尋以銓事戒論中外。既而校書郎許忻、樞密院編修官趙雍同日疏，猶祖銓意，力排和議。雍又欲正南北兄弟之名，檜亦不能罪。曾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危。檜駭愕，遂出之。司勳員外郎先是館職，胡程、張擴、凌景

夏常明、范如圭同上一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以詔諭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為仇敵之臣哉！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罪者。後數日，權吏部尚書張燾、吏部侍郎晏敦復、魏正、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給事中樞密中書舍人蘇符、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奏，極言屈已之禮非是。新除禮部侍郎尹焞獨上疏，且移

書切責檜檜始大怒燭於是固辭新命不拜奉禮郎
馮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祖分羹事為
喻帝曰朕不忍聞輦感而起檜乃謫時行知萬州尋
亦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於檜曰邪說橫起
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為御史中丞首劾
銓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為名檜猶恐物論
咎已與哲等議改江南為宋詔諭為國信京淮宣撫
處置使韓世忠尼四上疏力諫有金以劉豫相待之
語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哲等既至泗洲
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欲帝待以客禮世

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為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
此主辱臣死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
曲從之未晚亦不許哲等既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
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過平江守臣向子
諲不拜乞致仕哲等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
為帝徐議餘事檜至是欲上行屈已之禮帝曰朕嗣
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會三衛帥揚沂
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
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李誼數見檜議國書事如
淵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

昭亦舉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於是定檜攝冢宰
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
帝命檜即館中見哲等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
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
盡割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官及母兄親族初無
需索以參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榜以鎮
浮言又降御札賜三大將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
地以王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官奉還兩宮交
割地界使監公佐副之判太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
張燾朝八陵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

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
南之財虛內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
弛備也時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爲戒
復遺書孫近以帝秦之禍發遲而太徐俯守上饒連
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俯曰禍
福倚伏情僞多端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
舜之十二州皆歸王化然商之於六百里當念爾欺
飛曰救弊急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
豈其然乎他如秘書省正字汪應辰樊光遠澧州推
官韓紉臨安府司戶參軍毛叔慶皆言金人叵測迪

功郎張行成獻詢堯書二十篇大意言自古講和未
有終不變者條具者皆豫備之策檜悉加黜責紉取
循州七月兀朮殺其領三省事宗磐及左副元帥撻
懶拘王倫於中山府蓋兀朮以歸地爲二人所主將
有他謀也倫嘗密奏于朝檜不之備但趣倫進時韓
世忠有乘懈掩擊之請檜言春秋不伐喪與帝意合
遂已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兀朮入東京葛
王康取南京李成取西京撒離喝趨永興軍河南諸
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怪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次
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

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
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力排群言始終以和議自
任而次翁謂無主議者專爲檜地也於是檜位復安
據之凡十八年公論不能撼搖矣六月檜奏曰德無
常師主善爲師臣昨見撻懶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
陛下取河南故疆今兀朮戕其叔撻懶藍公佐歸和
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伐之計願至江上諭諸帥同
力招討卒不行閏六月貶趙鼎興化軍以王次翁受
檜旨言其規圖復用也言者不已尋竄湖州時張俊
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克郾城幾獲兀朮張浚戰

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泃口鎮諸將所向皆奏捷而
檜力主班師九月詔飛還行在沂中還鎮江光世還
池州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口呿不能合
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以明堂恩封檜莘國公
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關
師古等連戰皆捷揚沂中戰拓臯文破之檜忽諭沂
中及張俊遽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錡聞
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四月檜欲盡收諸將兵
權給范同獻策檜納之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
韓世忠張俊並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以宣撫司軍

隸樞密院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進封慶國公徽宗實錄成遷少保加封冀國公
先是莫將韓恕使金拘于涿州至是兀朮有求和意
縱之歸檜復奏遣劉先遠曹勛使金又以魏良臣爲
通問使未幾良臣借金使蕭毅等來議以淮水爲界
求割唐鄧二州尋遣何鑄報聘許之十月興岳飛之
獄檜復諫官方俟尚論其罪張俊又誣飛舊將張憲
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何鑄
大理知周三畏鞫之十一月照太子光藤州范同罷參
知政事同雖附和議以自奏事檜忌之也十二月殺

岳飛檜以飛屢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
檜大異必欲殺之鑄三畏初鞫久不伏尚入其獄遂
上誣飛嘗自言臣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為指斥
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獄中子雲及張憲殺于
郾市天下冤之聞者流涕飛之死張俊有力焉語在
飛傳十二年胡銓再編管新州八月徽宗及顯肅懿
節二梓宮至行在太后還京寧宮九月加太師進封
魏國公十月進封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秦京
童貫同請改封母為秦魏國夫人子熺舉進士館客
何溥赴南省皆為第一熺本王喚孽子檜妻喚妹無

子喚妻貴而妬檜在全國出熺為檜後檜還其家以
熺見檜喜甚檜幸和議復成益咎前日之異已者先
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
遇赦永不檢舉曾開李彌遜並落職張俊本助和議
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邀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
賀雪自檜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
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
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檜請賀帝不許知虔州薛弼
言木内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於是修飾彌
文以粉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

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
洪皓歸自金國名節獨著以致金酋室撚語直翰死
不一月逐去室撚者黏罕之左右也初黏罕行軍至
淮上檜嘗為之草檄為室撚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檜
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浩語深以為憾遂令李文會
論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
言貶累及僧宗果編配皆以語忤檜也張邵亦坐與
檜言金人有歸欽宗及諸王右妃意斥為外祠十四
年貶黃龜年以前嘗論檜也閩浙大水右武大夫白
鏐有燮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太學生張伯麟嘗題

壁曰夫差爾忘越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故
將解潛罷官閑居辛永宗總戎外郡亦坐不附和議
潛竄南安死永宗編置肇慶死趙鼎李光皆再竄過
海皓之罪由白鏐延譽光以在藤州唱和有諷刺及
檜者為守臣所告也先是議建國公出閣吏部尚書
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等七人論禮與檜意異於是
表臣等以討論不詳懷姦附鼎皆罷始檜為上言趙
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
遂嗾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
范冲等咸懷異意以徼無妄之福冲嘗為資善翊善

故大方誣之其後監察御史王鎡言帝未有嗣宜祠高禩詔築壇于園丘東皆檜意也台州曾惇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臯夔稷契爲不足必曰元聖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還自頌檜功德凡二千餘言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高上之皆遷秩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曆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錄皆燬筆無後有公是非矣冬十月右正言何溥指程頤張載遺書爲專門曲學力加禁絕人無敢以爲非

十五年熺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四月賜檜甲第命教坊樂導之入賜緡錢金帛有差六月帝幸檜第檜妻婦子孫皆加恩檜先禁私史七月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十六年正月檜立家廟三月賜祭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先是帝以彗星見求言張浚上疏言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願謀爲豫備不然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義檜久憾浚至是大怒即落浚節鉞貶連州尋移永

州十七年改封檜益國公五月移貶洪皓于英州八月趙鼎死于吉陽軍是夏先有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之旨又令月申存亡鼎知之不食而卒自鼎之謫門人故吏皆被羅織雖聞其死而歎息者亦加以罪又竄呂頤浩于梧州十二月進士施鏐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雜十篇永免文解自此頌詠導諛愈多賜百官喜雪御筵于檜第十八年燹除知樞密院事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以爲公相必襲蔡京之迹五月李顯忠上恢復策落軍職與祠六月迪功郎王廷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也閏八月福州

言民采竹實萬斛以濟飢十一月胡銓自新州移貶吉陽軍以作頌謗訕也十九年帝命繪檜像自爲贊是歲湖廣江西建康府皆言甘露降諸郡奏獄空帝嘗語檜曰自今有奏獄者當令監司驗實果妄誕即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苟不懲戒則奏甘露瑞芝類崇虛飾誕無所不至帝雖眷檜而不可蔽欺也如此十二月禁作野史許人告二十年正月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礮于市自是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是月曹泳告李光子孟堅省記光所作私史獄成光竄已久詔永檢舉孟堅編置峽州朝

夏子傳

士連坐者八人皆落職貶秩胡寅竄新州泳由是驟用
五月秘書少監湯思退奏以檜存趙氏本末付史館
六月煇加少保鄭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
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亭商隱堂以
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奏故檜
尤惡之編管右迪功郎安誠布衣汪大圭斬有蔭人
惠俊進義副尉劉允中黥徑山僧清言皆以訛謗也
時檜疾愈朝參許肩輿二孫扶掖仍免拜二十一年
朝散郎王揚英上書薦煇為相檜奏揚英知泰州二
十二年又與王庶二子之奇之荀葉三省揚煇索敏

求四大獄皆坐謗訛煇又嘗以登李光蕭振之門言
時事也於是光永不檢舉振貶池州二十三年檜請
下台州於謝伋家取其綦密禮所受御筆繳進檜初
罷相上有責檜語欲泯其迹焉是歲進士黃友龍坐
謗訛黥配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瓊州二十四
年二月王炬以弟煒舊累死賓州炬編管邕州何允
訟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為分檜功允
編管英州三月檜孫敷文閣待制墳試進士舉省殿
試皆為第一檜從子煒煇姻黨周寅沈興傑皆登上
第士論為之不平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

虛中董德元也師遜等初知貢舉即語人曰吾曹可
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爲編排師遜爲詳定
墳與第二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
一德元老且及存趙事帝讀墳策皆檜嬉語於是擢
孝祥爲第一降墳第三未幾墳修撰實錄院宰相子
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六月以王循友前知建康嘗
罪檜族黨循友安置藤州八月王趨爲李光求內徙
趨編管辰州鄭玘賈子展以會中有嘲詭講和之語
玘竄容州子展竄德慶府方疇以與胡銓通書編置
永州十二月魏安行洪興祖以廣傳程瑀論語解安

行編置欽州與祖編置昭州又竄程緯以其慢上無
禮也帝嘗諭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
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約束檜擅政以來屏塞人
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
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僅論
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帝及
之蓋亦防檜之壅蔽也衢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
將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晉安郡王因入侍言
之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
即奏矣退而求其故知晉安言之遂奏晉安居秀王

喪不當給俸月損二百緡帝爲出內帑給之二十五年二月以沈長卿舊與李光啓譏和議又與芮燁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隣人所告長卿編置化州燁武岡軍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不賦者劉芮李燮羅博文三人而已愿中由此得召又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十月申禁專門之學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凡郡國所奏瑞木嘉禾瑞瓜雙蓮悉繪之趙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汪召錫所

告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衿飲別厚贖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衿南外宗正司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鼎已死而憾之不置遂欲孥戮汾檜忌張浚尤甚故令衿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波及浚浚在永州檜又使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至是使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得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是月乙未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唯流涕而已燔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

致仕制燧猶遣其子墳與林一飛鄭栢夜見臺諫徐
嘉謨張扶謀奏請已爲相丙申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燧
進少師皆致仕墳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夜
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
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讎敦倫一時
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檜用爭以
誣陷善類爲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誇訕曰
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
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
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陰

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
一至上前者檜死帝方與人言之檜立久任之說士
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已者立與擢用自其獨
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
制者如孫近韓肖翁樓炤王次翁范侗万俟卨程克
俊李文會楊原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
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
拔之冗散遠躋政地旣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
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
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

宋史列傳卷三十三
王大翁闕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人謂煇自檜秉政無日不飲酒具治書畫特其細爾檜陰險如崖奔深阻竟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等與檜爭論言頗侵檜檜不答及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迹然檜死煇廢其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以竊據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諺醜嘉定元年史彌遠奏復

王爵贈謚

列傳卷第三十三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三

宋史四百七十四

開禧間言者劾高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

勅修

姦臣四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

調相州穎昌府教授歷太學錄樞密院編脩官尚書

比部員外郎紹興初盜賊成據荆湖間高時避亂沅

湘帥程昌寓以便宣檄高罷沅州事成奄至城下

高召士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除湖北轉運判

官改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官撫荆湖過尚不以禮
尚憾之尚入覲調湖南轉運判官陸游亦未嘗
飛于朝留為監察御史權去正言時權謀收諸將兵
權尚力助之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是死不
畏法高宮大職子及王昂已極其欲蓋示以逗遛之
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張俊歸自楚州
與權人謀擄飛令尚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守命
中丞何鑄治飛獄鑄明其無辜權怒以尚代治遂誣
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及令
憲措置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逗遛之事飛

父子與憲俱死天下冤之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
樸何彦威言飛無罪尚劾之知宗正寺主簿請以百
口保飛尚又劾之上復寤死建州劉洪道與飛有舊
尚劾其足恭媚飛聞飛罷官撫抵掌流涕於是洪道
抵罪終身不復奏取范同為權所引或自奏事權忌
之尚劾罷再論同罪請居筠州又為權劾李光被倡
孫近朋比二人比日被寃論和議成尚請詔戶部會計
用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及幾何若減於前日乞
以羨財別貯御前激賞庫不許他用資積稍實可備
緩急祥宮還以尚為樞密使內侍資副都知宗

唐卿副之高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耻如此
 張浚寓居長沙高妻劾浚下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
 吳秉信自長沙還朝奏浚宅不過衆人常處可辦浚
 乃得免除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
 譽已數千言囑高以聞高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
 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益恣尾進高曰不聞
 聖語却不視檜夫恣自是不交一語言官李文會詹
 六方交章劾高高遂求去高命出守檜愈恣給事中
 楊原封還詞頭遂罷去高居歸州遇赦量移沅州
 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高言高言不復射自中

書門下平章事纂次太后回鑾事實上之張浚以高
 與沈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專欲受命於
 金高見書大怒以爲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
 在年歲間浚坐竄謫高提舉刊脩貢舉勅令格式五
 十卷看詳法意四白八十七卷書進授金紫光祿大夫
 致仕卒年七十五謚忠靖高始附檜為言官所言多
 出檜意及登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
 政將反檜所為首召高還高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
 論益薄之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
 嘉靖丁巳年
 監生張揖刊

聖慈烈皇后女弟仕至寶寧軍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歷閣門祇候官贊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啓太后侂胄兩至宮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問故人白憲聖言甚懇切憲聖可其議禮以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曰已向夕汝愚亟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內翌日憲聖太后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

皇帝位寧宗既立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而侂胄但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舐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踈遠之汝愚不以爲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雪川劉攽者曩與侂胄同

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
胄計議玆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侂胄曰趙相
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
侂胄愕然因問計玆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問若何
而可玆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
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揚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獵
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
汝愚之迹始危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
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
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

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胄之見
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
黃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侂胄得罪太學生楊
宏中張衡徐範蔣傳林仲麟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
侂胄編置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人已而侂胄
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偽學之目以綱
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為言官澹
言偽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為偽學罪首紘條奏汝
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處
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鞏圖之汝愚抵衡暴薨

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胄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僞黨正坐罷斥吏部尚書葉翥要侍郎倪思列疏論僞學思不從侂胄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侂胄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侂胄大喜卽日除三傑爲右正言而坐僞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沈獻言令省部籍記僞學姓名姚愈請降詔嚴僞學之禁二人皆得遷官施康

年陳讜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僞學久居言路而張金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侂胄拜少保封豫國公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執而黥之五年侂胄使璉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其賓客所言七十紙侂胄欲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鞫之張中藝力爭乃止其年遷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誅侂胄以周必大爲相侂胄大怒決杖流欽州言者希侂胄意劾必大首植僞黨降爲少保一時善類悉惟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鐘遠鐘死侂胄亦稍厭前事張

孝伯以爲不強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寢解三年拜太師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侂胄平章國政侂胄繆爲辭謝乞致其仕詔不許允中放罷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秘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也亦皆預聞國政超取顯仕羣小阿附勢焰熏灼侂胄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

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爲興州都統識者多言曦不可主西師必叛侂胄不省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會辛棄疾入見言敵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爲應變計鄒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言開禧改元進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胄大悅詔中外諸將密爲行軍之計先是楊輔傳伯成言兵不可動抵罪至是武學生華岳叩閣乞斬侂胄蘇師旦周

宋史列傳卷三十三 七十一
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下大理効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強援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以爲請侂胄除平章軍國事蕭達李壁時在太常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四年以師旦似爲京湖宣諭使鄧友龍爲兩淮宣諭使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徐邦憲自處州召見以弭兵爲言忤侂胄意削二秩於是左司諫

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起而言恢復之計矣詔侂胄日一朝友龍叔似並升宣撫使吳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時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廣復泗州及虹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孫成復褒信縣捷書聞侂胄乃議降詔起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兵敗於唐州秦世輔至城固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倬倬執統制田俊邁以遺敵乃獲免事聞鄧友龍罷以丘宗代爲宣撫使侂胄旣喪師始覺爲師旦所誤侂胄招李壁飲酒酒酣語及師旦壁微摘其過侂胄以爲然壁乃悉

數其罪贊侂冑斥去之翌日師且謫韶州斬郭倬於京
口流李汝翼王大節李爽于嶺南已而金人渡淮攻
廬和直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密僉
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侂冑輸家財二十萬以
助軍而諭丘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
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爲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
且多所要索謂侂冑無意用兵師且等安得專密又
遣書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
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蜀吳曦叛
受金命稱蜀王密乞移書敵營仰前議且謂金人持

太師平章爲首謀宜免繫銜侂冑忿密坐罷曦反狀
聞舉朝震駭侂冑亟遣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
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冑連遣方信孺
使北請和以林拱辰爲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
禮賂以侵疆爲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
議用兵之臣信孺歸白事朝堂不敢斥言侂冑窮其
說乃微及之侂冑大怒和議遂輟起辛棄疾爲樞密
都承旨會棄疾死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爲江淮
制置使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
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冑意猶未

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
誅侂胄議甚祕皇子榮王入奏揚皇后亦從中力請
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去
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
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官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
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
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
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
側殛殺之先一日周筠謂侂胄事將不善侂胄與自
强謀用林行可爲諫議大夫盡擊謀侂胄者是日行

可方請對自强坐待漏院語同列曰今日大成上殿
俄侂胄先驅至象祖色變尋報侂胄已押出象祖乃
入奏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
胄首乃命臨安府斲侂胄棺取其首遺之侂胄用事
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
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官
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械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
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
足以擬其勲有稱爲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異
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

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受封者尤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徙餘數十人縱遣之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始佞胄以導達中外之言遂見寵任朱熹彭龜年既以論佞胄去貴戚吳琚語人曰帝初無固留佞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大僂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佞胄死寧宗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佞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魯館子爲後名玠既誅佞胄削籍流沙門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舉進士調蕭山尉上謁帥闡安撫使史巖之俟衆賓退獨留大全文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爲戚里婢壻寅緣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爲大理司直添差通判饒州入爲太府寺簿調尚書茶鹽所檢閱江州分司復兼樞密院編修官拜右正言兼侍講辭改右司諫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

恐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踞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
罷相之命下矣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尋爲右諫
議大夫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
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實祐六年拜參知
政事四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初大全以表玠
爲九江制置副使玠貪且刻逮繫漁湖土豪督促輸
錢甚急土豪怒盡以魚舟濟北來之兵太學生陳宗
劉黻黃喆陳宜中林則祖等六人伏闕上書訟大全
臺臣翁應弼吳玠爲大全鷹犬鈐制學校貶逐宗等
開慶元年九月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

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
惡陷害忠良過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
國法以謝天下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繼論
罷監察御史朱貔孫復論大全姦回險狡狠毒貪殘
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
天下之財監察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絕言路
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再削其官景定元年詔守中
奉大夫致仕臣僚言乞遠竄使不失刑詔送南康軍
居住臺臣復以爲言追三官移送南安軍居住明年
監察御史劉應龍請加竄追削兩官移竄貴州團練

使與州游守翁明失色杯酒間翁明愬大全陰造弓矢將通蠻爲不軌朱禩孫以聞于朝又明年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兼權直舍人院劉震孫繳奏乞移徙海島四年正月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之於水而死大全知淮西總領鄭羽富甲吳門始欲結姻羽不從遂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爲子壽翁聘婦見其豔自取爲妻爲世所醜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父蔭補嘉興司曹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妃於內中奉湯藥以

給之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勅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也尋出知澧州淳祐元年改湖廣總領三年加戶部侍郎五年以寶章閣直學士爲公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撫使一歲中再遷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調度賞罰得以便宜施行九年加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

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
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
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為無有
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已
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
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大元兵共滅
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殺函
絕河津取中原地大元兵擊敗之范僅以數千人遁
歸追兵至問因何為而敗盟也遂縱攻淮漢自是兵
端大啓開慶初憲宗皇帝自將征蜀世祖皇帝時以

皇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解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
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
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
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陲破宋人再築再破之賴高達
率諸將力戰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
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
請稱臣輸歲幣不從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山合
州守王堅使阮思聰踵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
歲幣遂許之大元兵拔砦而北留張傑閻旺以偏師
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

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潛用監察御史饒應子言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閩黃錐下流實兵衝似道以爲潛欲殺已銜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榮王子孟戩爲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稱旨乃議立孟戩貶潛循例盡逐其黨人高達在園中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巾者

何能爲哉每戰必須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似道即使人呵曰宣撫在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故似道皆恨之以覈諸兵費世雄上璧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每言於帝欲誅達帝知其有功不從尋論功以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明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極遣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輦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忠勇軍營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爲之

聚歛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實諸通顯人
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
倡優傀儡以奉帝爲遊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
帝宣諭去之謂之第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
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爲監司郡守子弟門客歛跡
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進用羣小取先朝舊法
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西田
畝有直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
絹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有奉
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

田多爲功皆繆以七八斗爲石其後田少輿磽瘠虧
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土郡之民破家
者多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
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
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秋
七月彗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
始滅臺諫布韋皆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
致似道上書力辯之且乞罷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
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
餉皆伸於此使因人言而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

如國計何有大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劉良貴摭撫以罪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舂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甫葬理宗卽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沈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爲詔起之似道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典故湏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朝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嘆然下汜之報

實無兵也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夜卽交卧第外以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帝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淵張仲徽謝章輩小忤意輒斤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爲似道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其求爲師閫監司郡守者

貢獻不可勝計趙潛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陳振民以求進一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領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珍有玉帶求

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給曰平章已允乘逍遙輦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卽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妃爲尼如還似道旣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

肆行自圍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
章留已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
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
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爲得乃就中
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特物議多言高達可援襄陽
者監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
達如呂氏何旺等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
在襄聞達且入援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
廷以襄陽急故遣達援之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
矣文煥大以爲然時襄兵出獲哨騎數人卽繆以大

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襄陽降似道曰臣
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
此爾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
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尋起復
入朝度宗崩大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群言非師臣親
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
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
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艦相銜百
餘里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
水曳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至蕪湖遣還軍中所

俘曾安撫以荔子黃甘遺丞相伯顏俾宋京如軍中
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
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俛
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
道與夏貴以少軍軍曾港二月庚申夜虎臣以失利
報似道倉皇出呼曰虎臣敗矣命召貴與計事項之
虎臣至撫膺而泣曰吾兵無一人用命也貴微笑曰
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
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
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

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
不至有爲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
書請遷都列郡守於是皆遁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
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
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三月除似道諸
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向士璧等官誅
其幕官翁應龍廖瑩中王庭皆自殺潘文卿李可陳
堅徐卿孫皆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
乞誅似道不從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乃命削三
官然尚居楊不歸五月王爚論似道旣不死忠又不

死孝太皇太后乃詔似道歸終喪七月黃鏞王應麟
請移似道鄰州不從王燦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
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莽不知幾䟽陛下皆
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徒似
道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眾爲露布逐之監察御
史孫嶠叟等皆以爲罰輕言之不已又徙建寧府翁
合奏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
方聞似道來嘔惡况見其人時國子司業方應發權
直舍人院封還錄黃乞竄似道廣南中書舍人王應
麟給事中黃鏞亦言之皆不從侍御史陳文龍乞俯

從眾言陳景行徐直方孫嶠叟及監察御史俞浙併
上疏於是始謫似道爲高州團練使指州安置籍其
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賊
所有縣尉鄭處仁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周氏
入虎目巷屏去奪其寶三撤轎蓋暴行執日只令界
轎夫唱杭州歌詠之每各本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
古寺中壁有吳清甫行所題字虎目呼似道曰買團
練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歎不謂此也應麟奏似
道家畜養典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司問不至
入寺似道至廣州未滿黃鏞王應麟之旨鏞不聽曰

大... 卷... 宋... 史... 四... 百... 七... 十... 五... 宋... 史... 四... 百... 七... 十... 五... 宋... 史... 四... 百... 七... 十... 五...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四 宋史四百七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叛臣上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彥附

杜克 吳曦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遼故事
立其臣為君冠履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弗
振悍僕狂奴欺主衰賤易動於惡兵雖凶器尤忌殘
忍將用忍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反掌耳世將之

嘉靖丁巳年 監生張揖刊

子使握重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
昭明旋踵殄滅蓋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
成以訓導失職貶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政和末
由知洪州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
尤殊者增製旗物從之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轉左
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
議割二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
仲夜斫金人營幹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
廷意俄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

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
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
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
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為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
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吳玠莫儔自金營持
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
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玠儔促
之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
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

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
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傳張叔
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
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
以立邦昌衆意唯唯有大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
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
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
事譙游黨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
人怒執檜并傳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
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

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
即僞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
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
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耻屈節異姓首
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
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殺
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
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并儔瓊
等欣然鼓舞若以為有佐命功云即以時雍權知樞
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僉書樞

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下
令曰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各遵
法度御史臺覺察以聞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獨
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
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邦昌以嗣位之
初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爲四方密
諭使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柘袍張紅蓋
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拜壽皆從行
士庶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
南薰門衆慟哭有什絕者金師旣還邦昌降手書赦

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
耳金人旣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
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
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請奉迎康
王邦昌從之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
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
乃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齋
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
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詢師愈等具知所由乃報
書邦昌邦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

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
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
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
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相
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
書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
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
之旣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
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
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爲故天子哉高宗乃降御

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
與免貸責授昭化軍節度使潭州安置初邦昌僭居
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
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
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
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并乘
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
杖脊配車營務時雍秉哲并傳等先已遠竄至是併
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也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

元符中登第豫少時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盃紗衣
政和二年召拜殿中侍御史為言者所擊帝不欲發
其宿醜詔勿問未幾豫累章言禮制局事帝曰劉豫
河北種田叟安識禮制黜豫兩浙察訪宣和六年判
國子監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豫
善中書侍郎張慤建炎二年正月用慤薦除知濟南
府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
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
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來援金人乃解去因
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率

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繼城納款二年三月元本間
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
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濮濱博棣德滄等州以麟知濟
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七月丁卯金人遣
大同尹高慶裔知制誥韓昉用豫為皇帝國號大齊
都大名府先是北京順豫門生瑞禾濟南南漁者得鱧
豫以為已受命之符遣麟持重寶賂金左監軍撻辣
求僭號撻辣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衆
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越次請立豫議遂決乃命慶裔
昉備璽綬寶冊以立之九月戊申豫即偽位赦境內

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李儔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孝純始堅守太原頗懷忠義高宗以王衣雅厚孝純俾衣招之會粘罕遣人自雲中送歸豫遂失節於賊豫還東平升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德府以弟益為北京留守尋改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悉為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下偽詔求直言十月照其母翟氏為

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習宮掖事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方豫未僭號時數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及賂悟左右喬思恭與其說悟令降金悟並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不發書斬其使復遣立友人劉偲以榜旗誘之且曰吾君之故人也立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燒殺偲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閻琦匿之豫杖死琦召迪功郎王寵不至文林郎李喆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

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久陷于金粘罕勸皓仕豫不從竄皓冷山處士尹淳聞豫召逃山谷間走蜀中國信副使宋汝為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書乞通宋朝豫殺希載是月豫立陳東歐陽澈廟於歸德如唐張巡許遠雙廟制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李成敗之成逃歸豫雒州大僧王友直嘗抵豫書招李成謂劉光世呂頤浩非中興將相才後為人所詆詔捕而刑之六月豫以麟為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遂拒受司于宥州誘宋逋逃金人既立豫以舊河

為界恐兩河民之陷沒者逃歸下令大索或轉鬻諸國或繫送雲中實防豫也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亨誘斬世冲大敗其衆十一月帥臣葉夢得招降豫將王才偽秦鳳帥郭振入寇王彥關師古敗之偽知海州薛安靖及通判李彙以州來歸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號二州叛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斬黃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為應援毋失事機三月仲為其將

霍明所殺高宗聞之授仲二子將仕郎河南鎮撫使
翟興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偽
詔并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
興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因奉祖考于宋太廟
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親巡
郊社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曲赦汴
人與民約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
雜用不限資格時河淮陝西山東皆駐屯軍麟籍鄉
兵十餘萬於皇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
兩京冢墓焚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五月豫聞

桑仲死遣人招隨州李道鄧州李橫皆不受執其使
以聞六月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其將陳彥時
率衆千餘來歸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即李亘國信
副使宋汝為留偽庭又謀誅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
豫殺唐佐亘亦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為尚書右
丞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為大總府先鋒將十二
月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兵於揚石乘勝趣汝州偽
守彭玘以城降豫遣劉夔與金帥撒離曷侵蜀執進
士薛筇送豫筇勉豫早圖反正庶或全宗孰與他日
併妻子磔東市豫怒欲兵之賴張孝純獲免三年正

嘉靖丁巳年
監生張

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偽守蘭和降壬戌敗豫兵于長葛甲子橫引兵至潁昌府偽安撫趙弼固守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二月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殲之三月豫聞橫入潁昌求援于金人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年駟固橫敗績復陷潁昌橫軍本羣盜恃勇無律勝則爭敢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月陷號州鎮撫司統制官謝阜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畢開封人是月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鹽城輸款

胡松年

于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益海艦二十俾寇通秦閩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偽齊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持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復問帝意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有慚色時豫悉有梁衛之地聖宗屯伊陽之鳳牛山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九月楊政遣川陝將官吳勝破豫兵於蓮花城十月己亥賊將李成陷鄧州以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甲辰陷郢州守臣李

嘉靖丁巳年 監生張揖刊

簡遁豫以荆超知州事賊將王彥先自亳引兵至壽
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酈瓊領
所部駐無為軍為濠壽聲援賊乃還十一月金人遣
李永壽王綱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倂及西北
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監廣州益稅吳伸
上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彊實不足慮賊豫雖微實為
可憂今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康其不疑可一
戰擒也四年正月翰林學士基崇禮言豫父子倚重
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
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解弛宜戒將帥

愈益置守縱和議成亦不可弛備既而朝廷遣章誼
使金至雲中粘罕答書約毋駐軍淮南詎不屈還過
汴豫欲留之以計獲免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
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北岷之地盡歸豫
宋二月豫東進五月知壽奏府羅興叛降豫奇嶺
等州制置使呂維復襄陽李成道尋復唐州六月復
唐州孫偽守王高子襄陽市七月復鄧州詔在飛傳
豫聞岳飛取襄鄧遂乞師於金人為奉議郎詔上
南征策豫大喜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給文為四大將
聲言攻定海九月豫下偽詔每混一六合之言遣子

麟入寇及誘金人宗輔捷號兀朮分道南侵兵自
楚承進騎兵四四趨徐復遣偽知樞密院盧錡請師
於金主金主信諸將議粘罕希尹難之獨宗輔以為
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捷號權右副元帥調渤海
漢軍五萬應豫以兀朮嘗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
豫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今朝廷震恐或勸帝他
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俊曰逆將安之遂
決意親征壬申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
亨棄城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十
月丙子朔詔張俊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

還揚州起張俊為侍讀戊子韓世忠戰於大儀己丑
解元戰於承州皆捷丙申豫露師以有窺江之言戊戌
帝發臨安十一月壬子下詔討俊始是豫罪惡上氣
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道豫
猶不親來至首豈可與逆雖決高負其淮西將王師
最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執偽知州王靖十二月壬
辰岳飛遣將牛皋徐慶敗金人於廬州庚子金人退
詔遣使告麟麟棄輜重宵遁語在世忠傳五年五月
淮西將鄧慶復光州為守許約降閏二月豫將兩元
攻信陽宣知軍事舒繼明死之七月豫廢明宮為講

武殿暴風連日八月陷光州十月豫令民鬻子休商稅法許書信而收其美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棹於金主宣統二年正月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急圍之賊守將連舉六炮尤木與劉祝合兵來援皆為世忠所敗六月築劍龍城以窺淮西王師屢破之執華知剛得其衆而還九月豫罷沿海互市張孝純謂豫曰聞南人又治舟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於我豫懼故罷之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宣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

收其利而我實受弊奈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豫於是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李鄴行臺右丞馮長寧行臺戶部許清臣兵馬大總管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總中路兵申壽春犯廬州祝率東路兵取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彥舟統之十月祝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衆十萬次濠壽間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比至濠而劉光世已棄合肥矣張俊遣人

星馳采石諭光世曰敢濟者斬光世不得已還廬州
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鄴瓊出安豐遇賊三將軍皆
敗之猥衆數萬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遇猥
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于藕塘大破之猥遁麟聞亦
拔砦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縊者豫由此失人
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覺請
立麟爲太子以覘其意金人乃答豫曰徐當遣人咨
訪河南百姓七年春豫策進士遣謀縱火淮甸燔劉
光世帑藏二月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
遺民日望王師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鄴瓊執

呂祉以兵三萬叛降豫尋殺祉豫聞瓊降大喜御文
德殿見之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勸豫入寇
豫復乞師金人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
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金人業已
廢豫而豫日益請兵遂以女真萬戶束拔爲元帥府
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撻不也爲右都監屯河
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泊國無狀當廢十一月丙午廢
豫爲蜀王初金主先令撻辣兀木僞稱南侵至汴紿
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
武殿兀木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

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僞丞相張昂知淄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彥舟鄺瓊關師古各予一郡以女真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儁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官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

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後併其子麟徙於臨潢封豫爲曹王賜田以居之紹興十二年六月卒是年金皇統三年也豫僭號凡八年廢時年六十五先是齊地數見怪異有梟鳴于後苑龍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有星隕于平原鎮識者謂禍不出百日豫怒殺之未幾果廢初爲麟府路經略使折可求以事抵雲中左監軍撒離曷密諭可求代豫後撻辣有歸疆之議恐可求快望醜殺之豫之僭逆也馬定國進君臣各分論祝簡獻遷

都國馬賦語多指斥又如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蹠犬吠堯蓋無責焉

苗傳上黨人大父授父履授在元豐中爲殿前都指揮使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萬人至傳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傳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於杭州有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爲熙和路經略使死王事正彥由閣門祇候易文資至朝奉大夫後以事責降會法部曲王淵爲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法故薦正彥于朝復爲武德大夫知濠州擢御營右

軍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晏本嚴陵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幟爲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請郎正彥耻已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快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壬戌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傳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侍省押班康履頗

用事威福由已出其徒敘民居肆爲暴橫傅等恨之
曰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達復激怒諸軍
曰能殺淵及內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偏罪哉三
月辛巳拜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初淵建幸杭州議
內侍實左右之及淵躡蹠樞筦衆謂薦由內侍傅自
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進淵檄取所予兵亦
怨之於是傅積不能平與王世脩張達王鈞甫馬柔
吉等謀作亂鈞甫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傅部分
既定乃給淵以臨安縣有盜意欲使淵出其兵於外
康履得黃卷小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字署卷末田
乃苗金乃劉也於是頗泄賊謀以告淵淵伏兵天竺
明日賊黨亦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
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圍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
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
與傅通導其黨入奏曰苗傅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
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閣請帝御樓百官皆
從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傅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
憑闌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
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
猶未遠竄主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

功多止作遙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
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
已除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
統制賊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浙西安撫司主管機
宜文字時希孟曰禍由中官不悉除之禍未已也帝
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
康履遂命吳湛捕履得於清漏閣承塵中傳即接下
腰斬履傳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
以處也常使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傳請降祐太后
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

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遼曰今日之
事當爲百姓社稷計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
則從三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
軍邪帝徐謂勝非曰朕當退避須太后命勝非謂不
可顏岐曰得太后親諭之則無詞矣時寒甚門無簾
幃帝坐一竹椅既請太后即起立楹側太后御肩輿
出立樓前二賊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
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
貫起邊釁所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聖孝無失德止
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已加竄逐統制獨不知邪傳

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遂作解衣狀后諭止之傅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顧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傅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不許傅等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二凶帝屏左右語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爲後圖耳是日帝

幸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丙戌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丁亥至江寧制置呂頤浩遺浚書痛述事變浚乃舉兵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諭以起兵俊泣奉命初勝非奏垂簾當二臣同對今屬時艱乞許獨對恐賊疑乃日引其徒一人與俱傳入對后勞勉之賊喜無所疑故臣僚入對得謀復辟勝非深結王世修將處以從官俾通二凶傅欲改元正彥欲遷都建康太后謂勝非曰二事如俱不允恐賊有他變己丑改元明受張俊

遺書二凶獎其忠義以慰安之庚寅百官朝睿聖宮以
傳爲武當軍節度使辛卯張俊遣進士馮輔赴行在請
帝親總要務復抵書馬柔吉王鈞甫宜早反正以解天
下之惑浚旣遣輔即檄諸路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
傅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命趙哲領浚軍哲不從改命
陳思恭思恭亦不從壬辰以諫議大夫鄭慤爲御史中
丞賊以武功大夫王彥爲御營司統制慤面折二凶彥
佯狂即日致仕癸巳韓世忠引兵至常熟辛道宗謂張
俊曰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爲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
奏道宗爲節制司叅議官措置海船以避賊甲午貶曾

韓世忠瑋于嶺南傳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虜

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澂勝非曲諭止之馮輔說

二凶反正傳按劍瞋目視輔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

來乃可即遣歸朝官趙休與輔共招浚乙未呂頤浩

勤王兵至丹陽劉光世引所部來會丙申韓世忠兵

至平江即欲進兵浚曰已遣馮輔甘言誘賊矣投鼠

忌器不可太亟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德伺彥醉

并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彥尋爲人所殺戊戌

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兵二千益之發平江馮輔至

平江浚復遣入責賊以大義諭以禍福期雖死無悔

傳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
誅浚以令天下詔責浚黃州團練使郴州安置鄭慤
上疏謂浚不當責密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告浚宜持
重緩進賊當自遁浚然之是日賊遣苗瑀馬柔吉將
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馮轡
至臨平見馬柔吉同縋入城詰朝與傳等議傳曰爾
尚敢來邪欲拘轡浚逆知之謬爲書遺轡言客自杭
來知二公於朝廷初無異心殊悔前書失於輕易賊
得浚遺轡書大喜乃釋轡壬寅浚得謫命恐將士解
體給曰趣召之命也是日呂頤浩至平江與浚對泣

曰事不諧不過赤族乃命幕客承造草檄告四方
討賊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即呼馮轡勝非議復辟
卯張修葺平江劉光世繼之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
小林丙午頤浩浚以大兵發平江詔以浚爲知樞密
院事丁未勝非召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三上
表以請夏四月戊申明帝還宮都人大說帝御前殿
詔尊太后曰隆祐皇太后立嗣君爲皇太子辛酉徙
傳維西制署使正考副之庚戌詔復建炎號是日頤
浩浚軍次臨平苗瑀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
鋒力戰浚先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請

都堂趣得所賜銀券引精兵二千夜開邊金門遁幸
亥順浩俊引勤王兵入城世忠手執王世偁以屬吏
苗傅犯富陽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癸丑犯桐廬甲
寅斬吳淞時希孟編管吉陽軍丙辰傅等至白沙渡
所過燒橋以阻官軍丁巳犯壽昌縣黥民充軍庚申
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拒卻之丙寅犯常山世忠請任
討賊丁卯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衛信追擊賊戊
辰賊犯玉山賊屯沙溪鎮統制關師古自江
東討賊遷與喬仲福王德會信州賊聞之還屯衛信
閏五月戊寅賊寇婺州庚辰賊黨張翼斬釣甫
及柔吉父子首以降江浙制置使周望受之以聞賊
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
彥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瞑目大呼揮兵直前
正彥墮馬生禽之賊將江池殺孟臯禽苗翊降衆悉
解甲張達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傅棄軍變
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檻車赴行
在壬寅詔班師秋七月辛巳世忠軍還停傳正彥以
獻礫于建康市張達苗禹及傅二子俱已前死詔釋
餘黨

社充字公美相人也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於謀

略紹聖間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光祿少卿出知滄
州靖康初加集英殿脩撰後知滄州時金人南侵郡
中僑寓皆燕人來歸者充慮為敵內應殺之無噍類
建炎元年進天章閣待制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
提刑郭永嘗畫三策以獻充充不省永謂之曰人有
志而無才好名而無實驕蹇自用而得聲譽以此當
大任鮮克有終矣二年宗澤卒充代為留守兼開封
尹二年以戶部尚書兼侍讀召未至改資政殿學士
節制京東西路依前京城留守尋知宣武軍節度使
七月以同知樞密院召還至即拜尚書右僕射同平

章事御使初宗澤要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
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替引去留守
判官宗頴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呂
頌浩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時諸路各擁重兵率驕
蹇不用命張俊方白事謂未入俊遽前充怒戮其使
諸將稍稍懼服高宗將幸西浙命韓世忠屯太平三
境屯常州以充為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將
光世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世忠
嘗州時江浙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之方
識者寒心金人窺江充遣裨將王氏張超分守諸渡

乘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卻之金人復逼碣石時以輕舟薄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當晝金人對江列陣而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諜知無備夜乃乘數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禦敵遂登岸克亟命統制官陳淬盡領岳飛諸裨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約王瓚俱進敵氣銳甚淬戰沒瓚引兵遁克軍潰金人陷建康克渡江保真州克嘗痛繩諸將諸衛伺其敗衆將甘心焉克不敢歸乃北約泗州劉世燾遣立發各兵邀敵歸路詔遣內侍任源賜親札激厲嗣後圖濟至常州道阻未得進募韓士先達上意克詭詞

自劾以報源克居真州一長蘆寺守臣向子志勸克由通泰入浙欲與偕行克畜異志不聽始京畿提刑

唐佐在南京守臣孟庾歸朝以府事委之唐佐遂降于金爲所用唐佐雅善文以書招之完顏宗弼復遣人說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克遂叛降金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克不薄何乃至是哉下制削克爵徙其子嵩巖崑壻韓汝惟於廣州是冬克至雲中粘罕薄之久之命知相州克猜阻肆威同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孫自從所聞走歸克其副胡景山誣克陰通朝廷粘罕下克吏炮掠備至不服釋

之因問克曰汝欲復歸南朝邪克曰元帥敢歸克不
敢也粘罕哂之七年命克爲燕京三司使八年同僉
書燕京行臺尚書省事九年遷行臺右丞相十一年
和議成而克死矣

吳曦信王璘之孫節度挺之中子以祖任補右承奉
郎淳熙五年換武德郎除中郎將後省言其太驟改
武翼郎累遷高州刺史紹興元年挺卒起復濠州團
練使慶元元年冬由建康軍馬都統制除知興州兼
利西路安撫使四年憲聖園陵成以勞遷武寧軍承
宣使六年光宗攢陵成遷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

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
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
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
鎮諧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
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
仍知興州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
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
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陝西河東招
撫使曦與從弟玘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爲

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
為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為持重按兵河池不
進潛為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之覺會正使程松
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彼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
悟金人徂西和王喜魯翼招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
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鎡青野原曦時以布腹心
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咲之曦退壁魚關
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
守大散關關自撤暮關之戍敵由版聞谷逸出思後
思遁金遂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歸投

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
遣吳端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季好
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赤如
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論意謂東南失守車
駕幸四明金宜從權濟事眾失色王翼楊駿之抗言
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
吾意已決即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禧青王
喜王大中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遣徐景望為
四川轉運使褚青為左右軍統制趨益昌敘總領所
倉庫程松聞變棄興元去二年正月曦遣將利吉引

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乘黃屋差
蠡僭王位于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是月為元年使
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叔母劉晝夜號泣罵不
絕口曦執出之族子傑出為興元統制見偽檄色甚不
平曦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
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併程松軍三萬分隸
十統帥遣祿和房大勳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
約金人夾攻襄陽祁盈至夔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
等若以過王師既宵聞曦反未幾所為或勸不如因
而對之侂冑納其說吳玠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

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
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偽命楊脩年詹久中家
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
義兵興州合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未有以發遂
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
貴等皆有謀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
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即曦室斬其首裂
其尺丙分遣將士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晫從弟睨
賊黨姚淮源李珪郭仲米脩之郭澄等皆誅之時吳
端猶臥後閣亦伏誅徐景望趙富吳曉董鎮郭榮祿

禧等皆在外遣人就誅之函曦首獻于朝詔曦妻子處死親昆弟除名勒停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通主璘祀曦敗時年四十六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五

宋史四百七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兼國書館直學及相監修國史領經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叛臣中

李全上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蓬目權謫善下人以弓馬趨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初大元兵破中都金主竄汴賦歛益橫遺民保巖阻思亂於是劉二祖起泰安掠淄沂二祖死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等

附之楊安兒起於密展徽王敏為謀主母舅劉全為帥汲君立王琳間通董友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餘寇蠱起大元兵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死焉全與仲兄福聚眾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大元兵退金乃遣完顏霆為山東行省黃摑為經歷官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闌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舸走即墨金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無子從子友偽稱九大王不閑軍務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眾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眾

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敗霆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眾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峒上霍儀攻沂州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潰其眾彭義斌歸李全黃摑者即阿魯達霆即李一措賜姓完顏惠號賽張飛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嶼寶貨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有沈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販山陽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度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

宋人定遠民季先者嘗爲大俠劉佑家廝養隨佑部
綱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
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
李珣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
禦乃命先爲機察諭意羣豪敘復鐸爲武鋒軍副將
辟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
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尅海州糧援不
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禽金守蒲察李家別
將于洋克密州兄福克青州始授全武翼大夫京東
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

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
招納密勅珣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
是有旨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
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漣水鐸
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五月己丑
全軍至漣水邀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再攻海
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羨六月全圍海
城金經略阿不罕納不刺等固守不下七月合鄆單
郅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
密州禽黃櫚械至楚城是秋徙屯淮陰之龜山十二

年山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贍先懇丙請預借兩月然後帥所部五千并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不許請速遣全代領其衆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二月庚辰率衆二萬度淮大掠丙調王顯臣高友趙邦永以兵逆之至南度門顯臣敗友邦永遇珪下馬與作山東語皆不復戰丙窘乃遣全出諭之時金人圍淮西急馬司都統李慶宗戍濠出戰喪騎三千珪及張春皆有亾失帥司調全與先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癸亥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三月先軍進駐天長全進

駐盱眙鼎立以待金人乙酉全至渦口值金將乞右烈牙吾次名盧鼓追者將濟全與其將鹿仙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衆壬辰與阿海戰于化陂湖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庄而還二圍俱解全喪矢亦衆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濠州剽安妻楊氏封令人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宮密卷稟繼道濱祿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在宋及國事言宋而不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家揣知林意乃遣使言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陰誘已着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

之請見其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表要
領附表奉十二州板籍以歸表辭有二舉諸七十城
之全歸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馮垣所作也秋悉林
武置表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其餘授官有差進全廣
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增放
二高入錢糧從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
戰許殺金太子以賞節度使殺親王承宣使殺駙馬
觀察使全致所相金牌干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法
上于朝乞如約世負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死
也十一月大雨至淮水合全請于制府曰每恨泗州

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
劉瑄議瑄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咸願以長槍三千
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傅城下掩
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曰賊李三汝
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引去十三年
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峒嚴實求內附拱與定
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州來歸
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
楚州及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
度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

全合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叅政蒙古剛帥
衆守東平全以三千人金銀甲赤幟遶濠躍馬索戰
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
砦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木斷浮梁全首
尾幾絕蓋金人堰汶水而決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
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
馬逐北抵山谷上有龍虎上將軍者貫銀甲揮長槊
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鬪會諸將至救全
以出乃退保長清縣精銳喪失大半統制陳孝忠死
馬休兵還青州全所携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全乃

分隸拱使先歸而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以慰贍之
龍虎上將軍者東平副帥幹不搭女將者劉節使女
也全至楚州屬召先赴行在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
將心獨先嘗策戰勛威望不下已患之乃陰結制帥
所任吏莫凱使譖先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
欲收其軍輟統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先黨裴淵宋
德珎孫武正及王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受潛迎石
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道楚城涉不知覺及選還涉
耻之乃謀分珪軍爲六請于朝出脩武京東路鈐轄
印告各六授淵等使之分統謂可散其縱淵等陽受

命涉即聞于朝謂六人已順從珪無能爲矣其後有教令皆不納然後知淵等猶主珪涉恐甚全結府吏伺知之乃見涉請討珪涉未有處議者請以全軍布南度門移淮陰戰艦陳于淮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衆心一散珪黨自離涉用其策珪技果窮珪素通好於大元至是殺淵而挾武正德珍與其謀主孟導歸大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爲一涉然之且曰先在時有三千虛籍今當遣明亮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全

若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早辭獻珍具以自結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給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漣水告警云全人萬餘在邳州全思漣水去邳咫尺既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劫則直臨淮面罪在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為總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一月丁未全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

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覃迭為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狎娼覃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舻舟謀爭舟楫之利焉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瑄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兵至盱眙度淮攻尅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瑄徙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為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統制賴興死全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蘄州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

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瑄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槌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

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
然後從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
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其弟有大造于林又欲分其
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
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愬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
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追於是李馬兒說
林歸大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
遺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外咎全全請為朝廷取之乃
提師駐海州以迫林涉聞道遣黥胥王翊閻瓊勞林
林泣涕道其故翊歸全使人殺諸塗全攻林急林走

全遂入青州十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
義軍遮道涉使人語楊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
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
卒秋全新置忠義軍籍初涉屯鎮江副司八千人于
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
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王暉及于潭統之所以
制北軍也全輕鎮江兵且以利啗其統制陳選及趙
興使不爲已患唯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
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
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丘壽邁攝帥事

全忽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閩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十一月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下聞者驚異先是國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會召國奏事國疏全姦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至是喬行簡爲吏部侍郎上疏論國望輕不宜帥淮不報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閩及聞國用晞稷關望乃瞻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是冬大元將李二措及邳州

守致書海州欲附宋全戲下周岳得之即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山東十七年正月國之鎮楊氏郊迂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旣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賚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誇於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固留青州國不能致四月全遣小吏致國書國喜曲加勞節即日真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

書而遽得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爲笑國見全無來期數致厚餽邀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見八月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勛業一旦位我上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懇不

樂國之客章夢先主幕議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喏慶福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噉遺全不受國固遣全俟其充斥階庭伺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者半月卒不受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席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義斌求趙邦求來山東全爲白之國諾邦求乘間告國曰邦求甚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毋過慮邦求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十一月國集兩

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揚
氏及軍校留者恐其圖已內自為備實慶元年湖州
人潘肅與其從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于山陽全黨
欲坐致成敗然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勒部曲及
聚販鹽盜至千餘結束如北軍率眾揚言自山陽來
擁立濟王事見茲傳時全圖國之意已決遣慶福還
楚城使為亂或教揚氏甫一妄男子間指謂人曰此
宗室也至語邵僚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盱眙四軍
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有眾八百涉徙刺揚州強勇
軍國之聚兵大閱文信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揚州
別遣將劫寶應事濟即揮眾度江盱眙四將不從於
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苟夢
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儒不知
兵耶夢玉懼禍及已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
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乙卯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
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頰流血蔽面
國走亂兵悉害其家人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
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
時四明人姚翀通判青州全豫令還山陽及連水而
復止之至是擁翀入城與通判宋恭喝犒南北軍使

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光以報貌喏之辱戒諸軍毋
害苟夢玉家護以五十兵初國倚揚州強勇軍統制
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為腹心至是首降
賊且助為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
或與賊巷戰興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
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
復獻計慶福曰我偽作重傷提本部軍歸揚州楊守
必不疑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喜夜飲而遣之丙
辰許國縊于途丁巳文信將至揚州其徒有亡入城
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兼提點刑獄汪統會
同官議鈐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
故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
止其兵而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
往盱眙分隸張范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于十里頭
置酒相勞苦文信偽為裹創狀拱曰忠義反楚州揚
州人見忠義暮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後
同見提刑提刑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
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
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汪統領好人提刑
不必疑請出受參統不得已出而擒之劉全以兵翼

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拱又請引文信出城與
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出劉全亦請從至平
山堂文信責拱賣已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人
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家
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信劉全遂
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
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瑋懼夏全復動乃使卞整
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還
揚州因僞言盱眙失守卞整爲亂於是揚州復震城
門晝閉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謀帥

莫可以徐晞稷嘗倅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晞稷亦
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慶福以事齎
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
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
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讐呼趙邦永曰趙二汝
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
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
之闕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揚州無
提點刑獄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
晞稷已卯晞稷入楚城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

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眾乃悅四月
潘壬變姓名至楚州將度淮而北小校明亮獲之械
送行在伏誅甲午時青使人偽為金兵道邳州出漣
水奪全田租而伏騎八百翼旦全引二百騎度淮與
鬪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援全鈿與慶福俱重
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
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二人不為屈然懼禍
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教使逃而陽索之
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州晞稷初至楚
緩急相濟如因趙社逐朱虎賊尚知長屢令全還

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紳及將校飲酒酣全
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忍有將校曰當時忠義
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軍乘勢將帶若潰將何以還
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不若有意者棄官無官者歸
山東為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紳以
告晞稷翼日全見紳稷求紳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
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攝全恩堂稱楊氏而去
置置矣軍器庫止餘槍千數全復取去全欲戰龜
晞稷使釋二綵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賊之將
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

盜篋者三百千不之閱全始發賊使家僮讀之有廟
堂遺國書八圖全者全大怒之有荀彧三書即以廢
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王及覆夢王知之時已被堂
召取辭全如京已卯全餽饒燕王如平時繕禮諸十
里之郊復出傍捕害夢王者全往青州五月丁卯全
取東平不克戊寅劉全以養無制司錢不知何謀
亂楊氏出二十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兗州明日袁
越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三百騎追之獲馬二
千四皆揚州強勇軍馬也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
崗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之會全

遣人求賄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結全降兵兵
勢大振進攻真先降金將武仙眾至數十萬致書必
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欲遣兵扼
淮進據漣海以廢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若或生禽或
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二府然後議
斌戰河北財貽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
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之財計賊逆亦以為
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賂稷謀達之時朝
廷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侯命不至
拓地而北與大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大元兵說

之降。我城瀟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已餽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餽稱是，思偏摩下，人人喜悅。晞稷宴青，全餽折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七百從官，攜鐵錢券人五千，全攜銅錢三倍，許携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不計得千人，以保晞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年春，趙光奉祠林瑛知揚州，權提點刑獄。全北剽山東，由假宗以疑大元。且仰會金吳大元爭大名，全得佳米經理三月而

夜朔大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大元築長圍，夜布狗砮，糧援路絕。全遣小校周興祖、繼城雜糶米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能支。全與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聞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勅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福行。朝廷初以方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瑄又在盱眙，雅意見闡，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牯延譽京師，自謂

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
力朝廷信之忙亦垂涎代瑋從史尤力九月以瑋知
楚州兼淮東制置使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乙亥
晞稷以戶部侍郎召未幾出知袁州十一月壬子朔
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隨
時青在淮陰瑋怨其移屯叛已不忍也夏全請從瑋
素畏全校亦俾留盱眙自揣資望視瑋更淺曰瑋
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
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
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倚端坐

為夏全欣然領兵往入楚城青亦自淮陰復移屯城
內瑋且駭且恐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
死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甲子瑋令夏全盛陳
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乃止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五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五

十八

監生趙思忠刊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六

宋史四百七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丞相監穆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晝晚等奉

勅修

叛臣下

李全下

寶慶三年二月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天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

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好更與福謀逐
瑋矣辛卯夏坐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
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餘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
已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
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瑋步至揚州借州兵自
衛猶劄揚州造旗幟林拱繳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
旣逐瑋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
趨盱眙欲爲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翱翔淮上
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金金人納之是舉
也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庭并已自焚報至中外

大恐劉瑋自劾未幾死初姚翀從賈涉辟楚州推官
全喜其附已爲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通判青州
國之死全借翀撫定以誑衆以功入朝三月以翀爲
軍器少監知楚州兼制置翀辟鄭子恭杜耒等爲幕
客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艤舟以治
事間入城見楊氏用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翀入
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牛馬
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
矣四月辛亥全欲歸于大元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
再拜欲自經而使鄭衍德田四救之曰譬如爲衣有

身愁無袖耶。今北歸蒙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大元。大元兵入青州，承制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二人互相猜貳，不相見。福僞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往。張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後慶福約甫同往，及寢，遙見福臥，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疑慶福就刀見害，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支，甫救之。左右羣起，殺慶福及甫。甫本金元帥，封高陽公，最善馭衆，金亡河北，甫據雄霸。

滌大元兵不能涉，甫每潛師窺伺。大元將俚若奴屢欲滅甫，以取雄霸。驍將窩羅虎者，歸甫，甫納之。其後窩羅虎遁去，且竊甫千里馬以獻。俚若奴若奴喜，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大悲閣。窩羅虎醉，俚若奴而推使投閣，幾斃焉。窩羅虎乃佯醉下樓，復乘所獻馬以歸。甫追者莫及，人始服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福，以慶福頭納。狎大喜，采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措大手耶，飛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瑋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狎。

及僉幕促之皆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
養忠義則不必建閫開幕今建閫開幕如故獨不支
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閫以困忠義也六月福乘衆怒
與楊氏謀召紳飲紳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
散去福與紳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紳二妾諸幕
客知有變不得已往來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戮之
未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紳及見之福兵欲害紳
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鬢絕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
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紳必斃莫肯往來始欲
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紳楊紹雲無制置

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
州然賊徒黨塞南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
買之自收賦以贍軍錢糧不繼如故賊將國安用閫
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
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張
林邢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閫隙今歸于此豈可
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謂我本賈
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
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
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屠者

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為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托、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托輕佻，每供四總管弄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遜惠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為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在山東人老幼並絕錢糧，出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惟聽青區畫。省檄

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時貽賊黨，復振紹雲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既歸，錢糧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提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給托曰：「南北軍是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勸早發虎兒軍，折洗托從之。二人每宴托，必徧迨。自隸托，皆不悟。方感其拒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得錢。」八月辛酉，惠成進燕托。托左右知有謀，多不往。托往如平時，酒半縛托。托從者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即

日渡淮輸款以贖附盧鼓槌于泗州金兵至開門
接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道淮水以
道泗之東西域馬盧鼓槌與惠釋憾連姍金官惠有
加俾專制河南以拒大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
廷調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金全得青
報衝吳力告大元大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
必時許之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
獻金幣十月丙辰全與大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
楚州服大元初冠文冠紀甲子而無號義深走金要
用殺林德自贖丁巳全邀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

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
田成瑤田之昂李英等八人下獄云非朝廷殺我妻
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狡而密與李平皆山東胥
吏全之作逆作順二人所殺也平又數致全書至廟
堂以規朝廷青繳所殺檄於全曰我素推尊相公豈
肯為此全亦惡青反復辛酉與登城南樓飲殺青馳
騎往給青妻言青病兒與禱穰青妻至盡殺之遂併
青軍擄小校胡義為科徙其半于漣海紹定元年春
全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守軍多亡應之元長民保
聚為十六寨比歲失業官報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

射陽湖浮屠教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
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盡結水砦以觀成敗翟
朝宗知揚州權制置全享賞捕趙邦永邦永乃變名
必勝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羅
之留其柁工一以教十又遣入泛江湖市桐油站筏
享募南匠大治舳舻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相禁
桐油站筏下江嚴甚朝宗市站木往揚州善相亦聞
于朝請以松木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
重滯六月試舟射陽湖善相恐其乘便擣通泰亟謀
池州求通泰入湖之路七月壬辰全使衍德提兵三

萬如海州乙未全及楊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八月全
趨青州為嚴實及石小哥邀擊敗走小哥珪子也遂
奪青崖崗據之九月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崗人
習水十一月全至楚州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
大元者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往往貿易輸
大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全縱遊說于朝不
若復建山陽制置司全又與金合縱約以盱眙與之金
亦遣靳經歷者聘全皆不遂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為
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
規畿甸也六月全資淮安牛馬贖趙五嘯合亡命雜

北軍分往盱眙略牛馬九月全往漣海視戰艦陽言
歸東平葬方士許先生未幾還嘗燕張國明等忽曰
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為有是言也全曰
糜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殺
不能報復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吾之罪也十一月
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卓與夏全也全密遣軍掠
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葉秀發遣宗雄武領
民兵捍禦為賊所敗三年二月壬寅御前軍器庫火
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
且伏姦于外謀入為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

申盡喪椿臨刑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度江
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
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
雖反而難邊絕錢糧乃挾大元李宋二宣差恫疑虛
喝而使國明達諸朝而大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議李
宣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七月召國明稟議全以
寶玉資其行賓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略絕倫其射
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
餽要津求主其說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八月
全將闕角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

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全糴麥舟過鹽城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庚午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強皆遁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過踰城走公私鹽貨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入鹽城懇全退師又遣吏曹玠李易入山陽求楊氏稟言之助皆不答朝宗乃遣卞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兵往楚擊與遇麾軍進左擊柝聲諾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今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未色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

與果不受朝廷為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鄭損損辭通判揚州趙礲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黏板鍊鐵錢為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礲夫以大元為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梁于諭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船入湖為攻撓水砦

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柰何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為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知府之輩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時彌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舉朝率謂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獨叅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表韶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約韶見帝韶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即力贊討全帝意決清之退以

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乙巳金字牌進善湘煥章閣學士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軍器監簿制置司叅議官下詔曰君臣天地之常經刑賞軍國之大枋順斯柔撫逆則誅夷惟我朝廷兼愛南北念山東之歸附即淮甸以綏來視爾遺黎本吾赤子故給資糧而脫之餓殍賜爵秩而示以寵榮坐而食者踰十年惠而養之如一日此更生之恩也何負汝而反耶蠢茲李全儕於異類蜂屯蟻聚初無橫草之功人面獸心曷勝擢髮之罪

宋史及傳卷三十一
一
繆為恭順。公肆陸梁。因餽餉之富。以嘯集儔徒。挾品位之崇。以脅制官吏。凌蔑帥閫。殺逐邊臣。虔劉我民。輸掠其衆。狐假威以為畏。已犬吠土旁。若無人姑務。包舍愈滋。猖獗遽效。攘於鹽邑。繼掩襲於海陵。用怨酬恩。稔惡恣暴。為封豕以泔食。貪婪無厭。怒螳螂而當車。滅亡可待。故神人之共憤。豈覆載之所容。舍是弗圖。孰不可忍。李全可削奪官爵。停給錢糧。勅江淮制臣整諸軍而討伐。因朝野會議。堅一意以勦除蔽。自朕心誕行天罰。肆予衆士。久銜激憤之懷。暨爾邊鄙。期洗沈寃之痛。益勉思於奮厲。以共赴於功名。且曰

脅從舉宜效順。當察情而有過。庸加惠以褒忠。爰飭邦條。式孚羣聽。應擒斬到全者。賞節度使錢二十萬。銀絹二萬匹。同謀人次第擢賞。能取奪見占城壁者。州除防禦使。縣除團練使。將佐官民兵。以次推賞。逆全頭目兵卒。皆我遺黎。豈甘從叛。諒由劫制。必非本心。所宜去逆來降。並與原罪。若能立功效者。更加異賞。鄭衍德國安用。雖與逆全管兵。然屢效忠款。乃心本朝。馮埒于世珣。雖為逆全信用。然俱通古今。宜曉逆順。如率衆來降。當加擢用。四方士人流落淮甸。一時陷賊。實非本心。如能相率來歸。當與赦罪。海州漣

水軍東海縣等處有為逆全守城壁者舉城來降當
各推恩時青以忠守境屢立駿功彭義斌以忠拓境
大展皇略亦為逆全謀害俱加贈典追封立廟噫以
威報虐既有辭於苗民惟斷乃成斯克平於淮蔡布
告中外咸使聞知詔詞清之所代也促荆襄淮西諸
軍赴援壬子全兵突至灣頭璩夫恐欲走副都統丁
勝劫闔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
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
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日設
有寇至未闔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軍

浚濠人皆苦之翟朝宗亦以為笑既浚勝決新塘水
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
至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食不與
焉時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兵
之說是日璩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
楚州璩夫亟遣劉易卽全壘投全全笑曰丞相勸我
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惟留省劄璩
夫始知全給已亟發牌印迓范癸丑全塞泰州城濠
于邦傑宗雄武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侯薄城而感
之全得距濠宋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

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百萬以降乙卯邦傑雄武開
門導全濟師僚吏出迎全入坐郡治濟發帑出所獻
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
假汝獻爲乃舍濟僉判廳入郡堂盡收子女貨幣庚
申全聞范葵旣入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度江爾
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矣江其可度耶莫
敢對旣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
州悉出衆宣陵丙寅至灣頭立砦據連河之衝使胡
義將先鋒馬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丁卯全攻城東
門不利賊將張友呼城東請見葵全隔濠立馬相勞

苦葵切責之全彎弓抽矢向葵而去戊辰張璉戴友
龍王銓張青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遣人
請援范葵親出堡塞西門列陳待之全不敢動璉等
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
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擊却之辛
未賊引兵二萬沿州城東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張璉
崔福力戰自己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一勝王鑑于
俊擊走之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埧統制張達監軍張
大連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田四擊之爲數截
殲者五千達大連死之淮西援兵至亦遇全統領桑

青力戰城中俱不知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每日我不要淮上州縣。度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日金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賊一

意長圍以持。又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奏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閑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庚辰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張友于都倉。獲糧船數十艘。甲申葵出戰。賊大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浚圍城。斬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是日玠破全將鄭祥。獲糧百艘。甲午全兵千餘犯州城東門。城中出兵應之。全即引去。乙未李虎出南門。揚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

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夜賊復合所開城丁酉趙勝遣統制陸昌孫舉立橋堡砦于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爲三迭陳以待之自己至未賊與大戰別遣虎顯廣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制長槍果大利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揚州兵復

驅壯丁增濠而培麗角范葵遣騎將出夾城東西牽制之親出刑城西門分二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砲礮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道遇于後軍而歸始全反謀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皆從逆邊陲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激作愈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葉諸闡易國明沮削全官又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

否人皆恠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陸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晚燕大元宣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誥勅朝服南向冠履平生梗槩再拜褫服焚之歎曰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收淚就坐疆歎有胸山于道士者老矣生迎致之初見全即歎曰我輩債合在州償昭占事多驗尊為軍師及見全焚誥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我死今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為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誥勅既焚則一賊爾益固

安撫提刑所得捕不死何為入見全曰相公明日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為厭已斬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其槍珥雙柳為號以報光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

塞其雍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
淮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
晴浮戰塵如躁壤全騎陷淖不能檢制勇軍奮長槍
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
士衆獲頭目無得爭以為獻故羣卒碎其尺而分其
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暇問甲辰
賊軍全椒人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未幾
聞安用歎恨飲泣初議推一人為首以竟其逆莫肯
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議
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范

伏弩射之賊呼曰爾竄衣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
中應曰汝李全已為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
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
命東南諸門皆出兵光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
丙午黎明葵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
回糧畜敵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葵使人瘞新塘骸
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
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
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
大旨舉子加額國明車懼禍及已唱論云全未死至

為之動
指力
字無二

有資慈士吳大理等獻燭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
始定朝中皆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
甲寅善湘來犒師二月命胡穎部所獲賊酋二十八
獻俘于朝且定奇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又
遣趙楷往稟廟筭三月庚寅禡祭有梟鳴于牙占之
吉別遣余子才率王旻等將萬五千人與子玠犄角
取盐城癸巳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庚子盐城
賊董友王海以兵圍卞整砮玠擊却之癸卯遣總轄
韓亮戚永昇率多漿船及民船四百入射陽湖擊賊
于諭口丁未亮破賊于崔渭己酉范葵分兵進至平

河橋勦賊甚多壬子玠整敗賊將王國興于岡門斬
首千級四月丁巳敗賊于十里亭賊兵爭門墜濠如
蟻庚申別將范勝趙興破賊砮于壽河拔農民脅從
者萬家壬戌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
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天甲子子才自他道進
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之庚辰舟師過漣
水戰勝達淮安五月丙戌朔天大霧官兵攻上城賊
守者尚臥倉皇起鬪官軍互踏肩爲梯前者或墜後
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
人兵士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爲賊虐至是

洩憤無老幼皆殺之燒砦柵萬餘家腥焰蔽天餘寇
爭橋入大城重壕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
焚其水柵夷五城餘虜賊始懼已亥子才率趙必勝
王旻軍移砦西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為銳
陣左右殺乃勝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
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柱不行汝等未降者以
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
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宣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為
我所覺已驅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乎眾曰諾翼日
楊氏絕淮而去賊黨即遣偽計議馮均潘于欵于軍

門范等密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旨是堅
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為必討之計乃遣范用
占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軍
衍德等遣潘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犒軍黃金四
千兩范曰我欲欵賊賊更來欵我于歸鄭衍德等自
知降亦不免始送欵于金至是金遣其副統軍許夾
萬戶元林答以其京東元帥牒來言曰此賊不降能
為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范恠其來無
故而難於陰絕遣王貴報之不從其請六月己未大
戰于河西三砦賊大敗楊氏歸漣水壬戌賊先遣妻

孛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起殺頭目者甲
子復大戰淮安遂平議未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
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為金有矣
於是全所據州悉平揚氏鼠歸山東又數年而後斃
全之寇泰州官屬十有九人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
不許詔贈三官金子壇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六

